



学校代码: 10052
学 号: S100232
密 级:



中央民族大学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硕士学位论文

变与不变中的平衡

——1945年后波兰政教关系研究

姓 名: 王婧
指导教师: 游斌
学 院: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专 业: 宗教学
完成日期: 2013年4月25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收藏和利用管理办法》，我校的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均须向中央民族大学提交本人的学位论文纸质本及相应电子版。

本人完全了解中央民族大学有关研究生学位论文收藏和利用的管理规定。中央民族大学拥有在《著作权法》规定范围内的学位论文使用权，即：(1)学位获得者必须按规定提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印刷本及电子版)；(2)为教学和科研目的，学校可以将公开的学位论文作为资料在图书馆等场所提供校内师生阅读等服务；(3)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中央民族大学向教育部指定单位提交公开的学位论文；(4)学位论文作者授权学校向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及其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电子出版社提交规定范围的学位论文及其电子版并收入相应学位论文数据库，通过其相关网站对外进行信息服务。同时本人保留在其他媒体发表论文的权利。

本人承诺：本人的学位论文是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期间创作完成的作品，并已通过论文答辩；提交的学位论文电子版与纸质本论文的内容一致，如因不同造成不良后果由本人自负。

本人同意遵守上述规定。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本论文：不保密，保密期限至年 月止)

作者暨授权人签字：王靖

2013年5月30日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创作的、已公开发表或者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的内容。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字：王靖

2013年5月30日

摘要

政教关系自古就是影响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它也影响和决定宗教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随着 20 世纪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无神论”的观点逐渐在社会主义国家盛行,宗教这个“神”的产物与之发生了强烈而又新奇的接触与碰撞。波兰作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同时又具有上千年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在这一时期的内部抗争显得尤为特殊。

对于波兰的政教关系研究,我国国内的研究者只是少数,波兰本国及欧美国家的研究大多是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的。这些研究从理论探讨到实证调查,从纵向的历史分析到某个横断面的结构研究,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是也存在一些空白的区域,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如大部分文章只探讨了国家政权对宗教团体的管理政策,鲜少有具体讨论某些宗教政策的利弊,要求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却很少能提出具体的方式;又如本文所要探讨的领域,在经历了社会制度转型之后的宗教政策更值得研究并从中发掘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大体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论述波兰的概况及其天主教发展简史,可以看出波兰发展至今,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年代,天主教都已经深深融入到波兰人血液中,无形中已经成为了波兰的民族认同了。

文章的第二部分论述了 1945 年后,也就是社会主义政权治理下的波兰

政教关系。对于一个拥有一千多年天主教传统的国家而言，在短短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内放弃天主教信仰是不可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虽然提出政教分离原则，但在实际生活中又不得不借助天主教的影响力，巩固其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因而当局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时好时坏，政教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政府过多地干预教会的各项事务，最终导致教会走向社会主义政府的对立面。

第三部分论述了东欧剧变之后，新民主共和国时期的波兰政府与天主教之间的政教关系。这段时期，政教分离原则依然是处理政教关系的不二准则，但政府与教会之间的界限依然模糊。与上一个时期相反的是教会的权威性在波兰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登基后和东欧剧变之后在波兰社会中大大增加，甚至希望在波兰建立以天主教价值观为中心的法律体系。这同样是逐渐偏离了政教分离原则。这部分内容就是围绕天主教与政府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决策的矛盾展开的，包括宗教教育问题、堕胎问题、公共领域的竞选活动以及媒体宣传等方面。

第四部分是本文对于上述波兰两个时期的政教关系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波兰的意识形态在改变，力量对比在改变，政教关系随之改变，但是有一条原则是不变的，那就是政教分离。民众希望“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无论是政府想要干预教会事务，抑或是教会想要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都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只有民众才是政府与教会这架天平上的砝码。

关键词 波兰；天主教会；社会主义；政教关系

ABSTRACT

Church-state Relations is always on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which can deeply affect the stability of the stat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eligion and other social elements. Atheism's prevailing and developing in 20th century in many socialist countries has strongly influenced these societies and even with some conflicts against the original religion, which related to God. In Poland, as the frontier in the Eastern-European Socialist Camp with its Catholic tradition, showed its special position in these kind of conflicts.

There are few Chinese researchers studying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Poland. Researchers from Poland, US or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mostly based their research on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 Though these studies gave pioneering efforts for our further research either from theoretical discussion to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r from longitudinal historic study to one certain aspect. There are still more blanks to be filled. Many papers involved what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but few involved whether the regulating policies were appropriate or not, they did not give suitable suggestions while they always appealed that the religion should adapt the institution of Socialism.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explore what happened in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Poland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ern Europe in late 1980's.

There are four parts in the paper.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Poland. Whenever in peace or at war, the Roman Catholic is the nature and consensus of Polish people.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the period from

1945 to 1989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t is infeasible to change a state with over 1000 years' Catholic tradition into atheistic in decades. Though the Church-state separation is put into practice by 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PZPR), they still need the powe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practice. The result was that PZPR played cat and mouse with church,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 was indefinable. The government's excessive intervening in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church finally led the church go to the opposite.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Poland after Eastern Europe communism collapse. The Church-state separation remains the only rule dealing with the affair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While the Pope John Paul II begun to reign, the power of Catholic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Polish Church even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legal system with the core value of Christianity. The discussion also includes many conflicts in politics and public affairs, such as religious education in public schools, abortion, election, and so on.

The last part is a comparison study of Polish religious polic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political ideology, the balance of power changed,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 changed as well. But the only rule, Church-state separation, stays unchangeable. The Polish people always hope "God's to god, Caesar's to Caesar" all the time. People is always the only balance between Church and government.

KEY WORDS Poland; Church-state Relations; Roman Catholic Church; Socialism

目 录

| | |
|----------------------------------|-----------|
| 序言 | 1 |
| 一、 研究缘起与意义 | 1 |
| 二、 研究动态 | 2 |
| 1、 国外研究动态 | 2 |
| 2、 国内研究动态 | 3 |
| 三、 研究方法 | 5 |
| 四、 名词释义 | 5 |
| 1、 政教关系 | 6 |
| 2、 政教分离原则 | 6 |
| 第一章 融入波兰人血液的天主教 | 7 |
| 1.1 波兰概况 | 7 |
| 1.2 波兰天主教发展史 | 8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时期的波兰政府与天主教 | 10 |
| 2.1 不稳定的政教关系 | 10 |
| 2.2 反抗与妥协 | 12 |

4

| | |
|----------------------------------|-----------|
| 2.3 胜利与垮台 | 14 |
| 第三章 东欧剧变后的波兰政府与天主教会 | 17 |
| 3.1 宗教教育回归 | 17 |
| 3.2 波折的堕胎法案 | 20 |
| 3.2.1 天主教反对堕胎的神学立场 | 20 |
| 3.2.2 波折的堕胎法案 | 21 |
| 3.3 选举中的教会因素 | 25 |
| 3.4 天主教多元化的宣传 | 30 |
| 3.5 教会在新民主国家中的定位 | 32 |
| 3.5.1 政府协定确保教会地位 | 32 |
| 3.5.2 宪法定义政教关系 | 34 |
| 第四章 变与不变的平衡 | 37 |
| 4.1 政治力量与教会力量的博弈 | 37 |
| 4.2 宗教政策的反思 | 38 |
| 结 语 | 43 |
| 参考文献 | 44 |
| 致 谢 | 48 |

CONTENTS

| | |
|---|----|
| Introduction | 1 |
| I Research Significance | 1 |
| II Research Dynamic | 2 |
| 1、 Domestic Research Dynamic | 2 |
| 2、 Overseas Research Dynamic | 3 |
| III Research methods | 5 |
| IV Definitions | 5 |
| 1、 Church-state Relations | 6 |
| 2、 Church-state Separation | 6 |
| Chapter I Catholic in Polish nature | 7 |
| 1.1 Polish General Stuation | 7 |
| 1.2 History of Catholic Church in Poland | 8 |
| Chapter II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atholic Church from 1945 to 1989 | 10 |
| 2.1 Unstable Church-state Relations | 10 |
| 2.2 Revolt and Compromise | 12 |
| 2.3 Triumph and Collapse | 14 |

5

| | |
|---|----|
| Chapter III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atholic Church after 1989 | 17 |
| 3.1 Regression of Religious Education | 17 |
| 3.2 Flexible Law of Abortion | 20 |
| 3.2.1 Theological Position of Abortion | 20 |
| 3.2.2 Flexible Law of Abortion | 21 |
| 3.3 Religious Elements in Election | 25 |
| 3.4 Diversified Propagandist Ways by Catholic Church | 30 |
| 3.5 Definition of Catholic Church in the New Poland | 32 |
| 3.5.1 Keeping Privilege by Treaty | 32 |
| 3.5.2 Definition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Constitution | 34 |
| Chapter IV The Balance between Change and Unchange | 37 |
| 4.1 The Match of Power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atholic Church | 37 |
| 4.2 Rethinking Religious Policies of Poland | 38 |
| Conclusion | 43 |
| References | 44 |
| Acknowledgement | 48 |

序言

一、 研究缘起与意义

在人类智慧还未完全开化的远古时代，懵懂的原始人因为某些未知的恐惧在自己的心中创造出了“无所不能”的神，出于对神的种种敬畏和恐惧以及对自身欲望的满足，人们聚集在一起祭祀那些素未谋面的神，宗教由此产生。可以说，宗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如影随形，即便如今不再有那么多的未知与恐惧，宗教依然附着在人类的心灵深处。

但是人类社会不仅仅只是发展了宗教，随之完善的还有社会制度的演变，从早期的原始社会，到艰苦的奴隶社会，到逐渐开化的封建社会，再到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 20 世纪初才崭露头角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社会在各自的时期都与宗教这一古老又不断更新的精神产物进行着碰撞与磨合。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与社会中的其他因素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例如宗教内部、宗教与非宗教、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国家等。这些联系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与宗教组织的关系，即所谓的“政教关系”。政教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影响和决定宗教方面其他关系的根本因素。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政教关系如何，不仅关系到宗教在该国存在的方式及其作用，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所有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的利益。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者，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政府在考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长远战略时，都不能不考虑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宗教与国家的关系理顺了，双方关系和谐了，宗教就可以作为积极因素发挥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反之，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值得我们的关注的是，随着 20 世纪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无神论”这个在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观点逐渐盛行，因而宗教这个“神”的产物与之发生了强烈而又新奇

的接触与冲突。在众多的案例中，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在宗教问题上，自前苏联于 1917 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到 1989 年解体，70 余年的实践也有诸多经验教训。可以说，苏联模式是当时大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模型。但是对于某些宗教已经深入民族文化的国家，它们在处理宗教问题的时候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波兰。在讨论波兰与天主教会关系的演化时，我们将重点分析国家政权与天主教会的关系。

无论是社会主义时期还是东欧剧变之后，可以说波兰国家的发展与天主教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难以评论教会对于波兰的发展究竟是好是坏，但是可以肯定，波兰发展到现在所走出的每一步背后都有天主教会的身影，波兰社会的稳定与否也与天主教支持与否密不可分。

二、 研究动态

1、 国外研究动态

克里斯蒂娜·丹尼尔（Krystyna Daniel）在他的《社会主义没落后波兰的政教关系》（*The Church-state Situation in Pola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一书中描述了天主教会在波兰社会主义垮台之后发生的变化，主要论述了波兰法律体系对于政教关系的定位以及民众对此一系列法律的认同度，最后探索了这种政教关系的走向。他认为波兰的政教关系最终会有两种走向，一种是政教完全分离并独立自主，另一种是政教分离的界限模糊不清，教会通过社会组织达到它的政治目的。作者看来，第二种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难以达成社会共识。

博格丹（Bogdan Szajkowski）在《邻近上帝的波兰：当代波兰的政治与宗教》（*Next to God—Poland: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Poland*）一书中描述了二战以后波兰政治与宗教的发展关系，主要是从波兰各大宗教对波兰政治体系与政治决策的影响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描述，并以详尽的事例和数据说明了这些影响对波兰社会和民众造成的变化。因为博格丹教授本身是一位政治学家，所以该书从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波兰二战

之后对于宗教管理的立法制度，并预测了波兰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走向。

罗纳德（R. C. Moniticone）的《1945-1989 天主教会在共产主义波兰》（*The Catholic Church in Communist Poland 1945-1985*）通过对波兰的新闻报道和欧洲自由电台报道的筛选和研究，并精心挑选了众多受访者，包括民众、神父及政府人员访谈，记录了天主教在社会主义波兰时期的跌宕起伏，最后由弱势到强势的过程。但是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并不能充分感受当时波兰政教冲突紧张的气氛与冲突。

雅罗斯瓦夫·柯维（Jarosław Gowin）是波兰保守的政治家，也是现任的波兰司法部长。他毕业于波兰雅盖隆大学政治与哲学学院，后加入公民纲领党。他撰写的《共产主义的教会》（*Kościół po komunizmie*）一书是1989年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描述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天主教会在波兰公众生活中的作用的专著，在当时的波兰社会引发了一定的争议。作者通过详细事例的描述，分析波兰天主教教会在公共生活和事业部门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于教会这一做法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声音。他从社会主义时期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入手，一直分析到当代波兰——也就是社会主义垮台之后的各项法律法规的变更，突出描述了教育法规和堕胎等波兰社会较为突出的矛盾在立法方面所遇到的天主教的影响与干预。因为他本人是较为保守的天主教徒，他的分析恰到好处，较为公正。

还有一些国外的著作，是从波兰社会的各个方面讨论波兰政府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妥协与对抗。总体而言，针对波兰问题的英文著作不多，波兰国内研究成果较多。但基于波兰国内研究者很多带有明显倾向性，或支持教会，或支持政府，在此不一一列举。

2、国内研究动态

因为地域限制的原因，我国很少有宗教学者专题研究波兰的政教关系，因而本人并未找到相应的著作，但是因为波兰属于东欧的一部分并曾一度效法苏联模式，因而一部分分析苏联或者东欧宗教政策的文献资料也略有提及波兰。

孔田平在《东欧剧变后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演化》（*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四期）一文中分析了东欧剧变之后东欧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演化。在对东欧剧变前后国家与教会关系的特征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他对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的政教关系的

演化进行了案例分析。文章将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地位及其国家的关系分为五大类型：国家对宗教持敌视态度、国家对宗教实行严密控制、国家对宗教实行控制、国家与宗教的不平等联盟和国家囿于宗教的强大影响。同时他提出，有学者将剧变后的东欧国家教会的演化分为巴尔干型和中欧型，并根据这两个分类，对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主要东欧国家的目前的政教关系的演化进行了案例分析。

雷丽华在《欧洲宗教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宗教研究中心）一文中，梳理了欧洲从16世纪宗教改革至今的政教关系。文章在第四部分论述了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宗教与国家的基本情况。她认为，东欧各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都吸收了苏联的做法，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都很认真地制定了各自的宗教政策，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坚持学校同教会分离，同时开展了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在描述波兰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教关系时，她指出波兰在五十年代由于照搬苏联的一些做法，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政教关系恶化，导致80年代教会成为了团结工会的保护人，并最终促使团结工会在1990年大选中战胜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文章在第五部分论述了冷战结束以来宗教与国家关系的新变化，她认为，基督教不再占据社会政治舞台的主角，开始隐退为一种潜在的、有统一内涵的精神力量，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影响，发挥着重要作用；论述了这一时期欧洲宗教与国家关系现状及发展趋势，她认为欧洲的基督教正在遭受外来宗教文化（主要是伊斯兰教）和新兴宗教的威胁，这些变化都是对传统政教关系的挑战，而不断深入的世俗化又进一步淡化了欧洲的宗教色彩，导致政教分离不断深化。最后，她总结，欧洲各国的政教关系既有共性又有不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宗教政策是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的，包括时代要求、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等方面。但服从国家利益需要牢牢掌握宗教与国家关系的主导权，是国家确立政教关系模式时的基本目标。

顾肃在《宗教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反思》（浙江学刊，2009年第一期）一文中总结了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考察了若干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和信仰论述，对于我国宗教政策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尤其是对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作了新的说明，论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事业相协调的原则。他在文章中论述了波兰天主教与团结工会合作的过程并分析了波兰天主教会反对政府的主要原因，认为国家以一种无神论的意识形态面对传统上的天主教徒时，如何处理两者

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波兰的社会主义政权采取了简单压制的手段，结果是制造了大量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最终导致了政权的更迭。

另外还有一些涉及东欧及苏联政教关系的文献，如江燕的《对东欧国家剧变后十五年来发展状况的研究综述》、王振海的博士论文《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宗教政策及其影响（1985—1991）》等，都提及了剧变之前的东欧宗教政策。这些政策从整体上反应了东欧国家在面对宗教力量时的无奈，从最开始的强硬态度，到后来难以为继的压制政策，直到最后对宗教的妥协，导致政党力量的下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整个东欧的社会主义几乎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从而研究波兰的政教关系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大背景对于它的影响。但整体而言，专题性对波兰政教关系的研究专著在中国并未出版。

三、研究方法

鉴于国内只有少量学者研究波兰的政教关系领域，笔者能找到的中文资料极为有限，同时为了研究内容的可靠性及真实性，笔者借鉴之前国外学者的方式，尽量选择一手材料。因此本文的写作首先采用了访谈的方式，采访了众多该领域的学者专家，如波兰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维申斯基先生和一等秘书皮特查克先生，来华访问学者波兰罗兹大学梅德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研究所孔田平教授、贾瑞霞老师，宗教研究所刘国鹏老师等人。通过对这些人员的访谈对波兰的政教关系演化有了初步了解。同时，各位专家学者为本人提供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本篇论文的写作基于大量的波兰历史事实及新闻报道、民意调查的数据，对波兰 1945 年后的政教关系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分析，希望能找出波兰政教关系发展的新变化与平衡点。

四、名词释义

1、政教关系

在讨论政教关系时，我们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政教关系的概念。从字面上理解，“政”既可以理解成政治活动，也可以理解成政府；“教”则可理解为宗教组织或者宗教信仰。因而，政教关系就有可能衍生出多种意思：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政治活动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政府与宗教组织的关系、宗教信仰与政治的关系。

本文重在讨论波兰自 1945 年以后的宗教政策的变化趋势，其中的主要变因是东欧剧变所产生的波兰政治制度和统治阶级的转变。因而，本文所讨论的政教关系主要是指政府与宗教组织的关系。

作为一个拥有千年天主教传统的东欧国家，虽然如今波兰国内并不是全民信仰天主教，但天主教在波兰的影响力却不是其它任何一种宗教可以比拟的。所以，在讨论波兰的政教关系时，本文主要围绕波兰东欧剧变前后的两种意识形态下的波兰政府与波兰天主教会的互动关系展开。

2、政教分离原则

“政教分离”一词源于政治学的一项基本原则，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国家政权逐步脱离基督教控制而产生，指国家、政府的统治权力与宗教权力的分割，形容政府与宗教组织两者在组织上互不隶属的独立关系。具体的说，就是政府与宗教组织各自发挥功能和履行职责，不能互相替代：政府不能行使宗教组织的功能，也不能干预宗教组织的各项事务；同样的，宗教组织也不能行使政府的权力，决定本该由政府决定的世俗事务。在民主政体里，政府与教会的交往主要在宗教事务以外的公共事务范围中，并不涉及权力分配。但在威权体制里，由于政府不放弃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宗教团体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其发展便会受到宗教事务管理机制的制约。^①

^① 张训谋：《政教关系和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初探》，《欧美政教关系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年，第 6-7 页。

第一章 融入波兰人血液的天主教

1.1 波兰概况

波兰共和国位于欧洲大陆中部，中欧的东北部，东与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接壤，西与德国相连，南与捷克和斯洛伐克毗邻，北靠波罗的海与瑞士和丹麦相望。波兰族是欧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属于斯拉夫系，目前占全国总人口的 98%。公元 996 年，有历史文字记载的彼雅斯特家族的第四个统治者大公梅世科一世（Mieszko I）建立波兰国家。

1944 年 7 月，苏联组建的波兰武装力量配合苏联红军攻进波兰境内，并迅速解放波兰东部地区。7 月 21 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决定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同年 12 月 31 日，决定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期间，波苏联合军发动强力反击，于 1945 年 3 月赶走侵略者，收复波兰全部领土。1947 年 2 月波兰工人党领袖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当选为总统，次年年底，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开始接受苏联模式的指导。

进入 80 年代，随着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波兰执政党内部斗争加剧，人事更迭频繁。波兰由原来的“一党专政”变成了多党制。1989 年 6 月剧变后的第一次全国大选中，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新任总统，此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仍占有议会 65% 的席位，仍掌握着政权。8 月 24 日，波兰议会以压倒性优势选举团结工会顾问、《团结》主编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为政府总理，以他为首的联合政府自此成立。这是东欧国家近 40 年来首次出现非共产党人领导的政府。自此，波兰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并着手改变它的政治制度。

1989 年 12 月 29 日，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宪法中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的条款，并将波兰人民共和国更名为波兰共和国。1990 年 1 月 6 日，波兰通过政党法草案，为多党制度奠定法律基础。11 天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

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停止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全部活动，在原有基础上组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至此，执政四十多年，曾拥有 200 万成员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正式退出政治舞台。^①同年 4 月，波兰议会规定将国庆节从原来的 7 月 22 日改为 5 月 3 日。1990 年底波兰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毫无疑问，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Lech Walesa）成功当选为新一任的波兰总统。这是波兰正式实行多党制以来选出来的第一位总统。

1.2 波兰天主教发展史

波兰的宗教信仰至今已有千年历史。最早的斯拉夫人信仰风神、雷神、火神等自然神，尤其崇拜太阳神。公元 968 年波兰建立波兹南教区，直属罗马教廷。公元 996 年大公梅世科一世建立波兰国后将基督教引入波兰，并将此作为国教加以推行。大公梅世科一世的儿子博莱斯瓦夫一世（Boleslaw I）执政时期，波兰在格涅斯诺建立大主教区而成为独立教区，另设克拉科夫、弗罗茨瓦夫和科沃布热克三个主教区。^②1054 年天主教与东正教大分裂时期，波兰基督教也受到影响发生分裂，但大部分波兰人选择信奉罗马天主教，从而成立了波兰罗马天主教会。

15、16 世纪，天主教势力在波兰得到完全巩固，在政治上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拥有极大的权力。在当时，国王必须是天主教徒，在新老国王更替时，红衣主教暂时代替行使王权；主教们在议会中的地位也凌驾于贵族之上。然而权力的增强也伴随着欲望的扩张，天主教内部出现了一些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现象，伴随宗教改革的狂潮席卷欧洲，民众的不满情绪也逐渐发展。

15 世纪下半叶，欧洲文艺复兴开始波及波兰，16 世纪时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波兰社会掀起了一场强大的反波兰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民众改信路德新教或者加尔文宗，但波兰天主教并没有就此没落。在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侵略，丧失独立主权的一百多年间，波兰天主教毅然担负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高举民族团结、自由平等

^① 高德平：《列国志——波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64 页。

^② 高德平：《列国志——波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16 页。

的旗帜，同波兰人民一起捍卫波兰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为保护波兰的民族生存和保存民族文化及历史传统做出了重要贡献，波兰天主教会也成为了波兰人的精神支柱。例如，在 17 世纪琴斯托霍瓦的波兰修道院组织波兰人民成功地抵抗了瑞典的围攻；19 世纪，在与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和信奉基督新教的普鲁士德国的斗争中，天主教会为保持国家的独立奋不顾身，成为了波兰人民爱国主义的象征并对保持波兰的民族特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正是因为波兰天主教对法西斯的坚决抵抗，使得它在波兰民众中享有更广泛的影响。

自公元 966 年波兰正式接受拉丁礼仪以来，罗马天主教便在这个国家的宗教、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数个世纪以来，波兰一直是一个天主教特征鲜明的国家，大部分波兰人信奉天主教，可以说天主教信仰已经成为波兰文化特色的一部分，有学者甚至认为，波兰人对于天主教的信仰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整个民族的血液中。在被他国侵略占领时期，天主教会是许多波兰人为民族独立和生存而战的文化堡垒。正是这个特点使得波兰文化与毗邻的以路德宗为主的德国，和以东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区别开来；也正是因为波兰文化与天主教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控制的共产党政权允许天主教会继续履行其宗教任务。1978 年，波兰人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Karol Wojtyła）枢机主教当选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更进一步强化了波兰国内教会的影响力，这位波兰教宗多次回国访问，成为信徒和反对政权者的焦点。

几个世纪以来，波兰宗教的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目前，波兰国内共有 37 个教会组织和宗教团体，其中罗马天主教为最大的教会组织，大约有 94% 的波兰人信奉罗马天主教。^①天主教在波兰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天主教会在波兰享有极高的社会威望和政治影响，受到信徒和非信徒的普遍尊重，他们将其视为波兰文化遗产的象征。波兰国内其余非天主教信徒主要信奉东正教（大约 506000 人）、耶和华见证人（大约 220000 人）和各种新教教派（大约 159000 人），其中最大的是有 76000 人的福音-奥格斯堡教会。^②

^① 高德平：《列国志——波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16 页。

^② Kościoły i związki wyznaniowe w Polsce, Retrieved on June 17, 2008.

第二章 社会主义时期的波兰政府与天主教

几个世纪中，罗马天主教在波兰民族认同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教会甚至是波兰人追求自由、反对外国侵略的象征，天主教有时甚至等同于波兰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正式纳入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波兰共产党也意识到很难悄悄抹去天主教在波兰历史上的象征意义以及在民众心目中的中心地位，特别是经历了二战的洗礼，波兰人口骤减，波兰的非天主教徒所占的人口比重更小了，不论是在宗教上还是伦理上，二战后的波兰几乎成为了一个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徒人数已经超过了当时人口总数的90%，因而上台后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仍然允许波兰天主教会履行其宗教职能。^①

波兰统一工人党想要在波兰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会遭遇教会权威的挑战。无论是社会领域或者是个体领域，波兰天主教会总是在不断捍卫其在波兰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治理的时期，波兰政府与教会出现了一种斗争与合作共存并不断交替发生的状况。一方面波兰统一工人党组建的政府尽最大努力尝试弱化教会在波兰社会中的影响力，并尝试将教会的各项制度纳入到自己的管理职权内；另一方面因为战争使波兰的整体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政府又不得不借助教会的力量才能事半功倍地完成战后重建工作。

2.1 不稳定的政教关系

1944年7月波兰人民政权建立初期，波兰政府基本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已经着手逐步取消公立学校的神学教育课程。1945年9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上台之初就终止了前波兰流亡政府与教会于1925年签订的协议，取消了该协议中涉及教会的所有特权。

^① Krystyna Daniel, *The church-State Situation in Pola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2, (February 1995), pp.402.

序言

一、 研究缘起与意义

在人类智慧还未完全开化的远古时代，懵懂的原始人因为某些未知的恐惧在自己的心中创造出了“无所不能”的神，出于对神的种种敬畏和恐惧以及对自身欲望的满足，人们聚集在一起祭祀那些素未谋面的神，宗教由此产生。可以说，宗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如影随形，即便如今不再有那么多的未知与恐惧，宗教依然附着在人类的心灵深处。

但是人类社会不仅仅只是发展了宗教，随之完善的还有社会制度的演变，从早期的原始社会，到艰苦的奴隶社会，到逐渐开化的封建社会，再到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 20 世纪初才崭露头角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社会在各自的时期都与宗教这一古老又不断更新的精神产物进行着碰撞与磨合。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与社会中的其他因素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例如宗教内部、宗教与非宗教、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国家等。这些联系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与宗教组织的关系，即所谓的“政教关系”。政教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影响和决定宗教方面其他关系的根本因素。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政教关系如何，不仅关系到宗教在该国存在的方式及其作用，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所有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的利益。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者，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政府在考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长远战略时，都不能不考虑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宗教与国家的关系理顺了，双方关系和谐了，宗教就可以作为积极因素发挥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反之，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值得我们的关注的是，随着 20 世纪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无神论”这个在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观点逐渐盛行，因而宗教这个“神”的产物与之发生了强烈而又新奇

这一原则行事，它继续掌控着教会的一部分事务。1953年9月，当局政府逮捕了波兰首席红衣主教斯德望·威斯津斯基（Stefan Wyszyński）。直至当年年底，共有8名主教和900多名传教士入狱。甚至，政府任命了许多“爱国教士”或者被认为可以受政府控制的教士接管了教会内部的重要职位。^①这一行为激起了信众的不满乃至反抗，政教冲突一度一触即发。

由于波兰过分模仿苏联模式，1956年6月波兰国内爆发了波兹南事件。波兹南的一万多名工人聚集起来进行游行示威，他们要求政府能够降低赋税并且提高待遇。但因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克沃谢维奇并未重视罢工者的要求，使工人的情绪进一步恶化，最后演变成了流血事件。波兹南事件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但对于教会来说，却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政府迫于无奈只能再次表态，并着手缓和与教会的关系，希望利用教会的力量来平息此次事件在民众之中产生的不良影响。与此同时，教会也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经过多次协商后，同年12月教会与波兰当局政府发表了联合公报。政府称愿意消除在宗教活动领域设置的障碍，其中就包括释放之前被捕的红衣主教威斯津斯基，恢复学校的宗教课程，允许出版宗教刊物，工厂和医院的宗教活动也得以继续，并且允许教会享有内部事务和人事任命的自治权。波兰教会也在之后的安抚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波兰政府定期会晤，就波兰国内问题进行磋商，逐渐缓和了国内矛盾。^②好景不长，波兹南事件稍有平息之后，当局政府害怕宗教在青年中的影响力过大，又意欲收回曾经授予教会的特权，其中就包括在公立学校开设宗教课程。政府开始加强学校的无神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波兰政教关系又陷入了紧张的局面。

2.2 反抗与妥协

波兰这种政府与教会不断和解又不断冲突的模式充斥着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一直到

^① Bogdan Szajkowski, *Next to God—Poland: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Poland*,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3, pp.16.

^② Bogdan Szajkowski, *Next to God—Poland: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Poland*,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3, pp.18-19.

上世纪 70 年代大动荡时期和 80 年代团结工会运动时期才出现转机。而不论在何时，即使自身也受到限制，波兰天主教会依然是异议者的保护伞。在波兰人民的心目中，天主教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象征，就如同千百年来天主教是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象征一样。

20 世纪 70 年代，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政府开始实行缓和政教关系的政策，政府逐渐放松对教会的管制，实行政教分离，并且增加了修建教堂的经费。1971 年至 1974 年这四年间，波兰政府共批准修建教堂和祈祷场所约 150 座；华沙地区仅在 1979 年一年就新建了 14 所教堂。^①

1978 年 10 月，罗马天主教廷选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原是波兰克拉科夫的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他登基之后就公开指责马克思主义，要从所谓的“个人的道德立场击退共产主义”。这是他所提出的“东方政策”，又恰巧迎合了西方国家在此时奉行的“和平演变”政策，就这样，双方一拍即合开始为和平演变东欧做准备。1979 年 3 月，若望·保禄二世第一次回访波兰时表示，他希望通过躬亲到国外活动来扩大教廷的影响。当他回到波兰时，有数百万计的教众聆听了他的教晤。《路透社》评论说，他显示了“足以动摇一个国家政治基础的能力”。

1983 年，若望·保禄二世第二次回访波兰时接见了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瓦文萨一家，并且发表了许多动摇波兰局势稳定的讲话。当时的团结工会依然处于非法状态，但是对于教宗的热忱使得他们又开始活跃起来，到处散布反政府传单以及团结工会的标志。即使在教宗离开之后，波兰各地依然不断爆发反政府示威游行。1987 年 6 月，若望·保禄二世第三次访问波兰。这次参与迎送教宗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明显增多，甚至达到 1000 万之多。此次访波期间，若望·保禄二世明确表示，波兰教会“必须把争取人权和政治多元化的斗争放在首位”，强调教会“应该把团结工会的目标和策略接受为自己的目标和策略”。^②

在混乱的团结工会运动盛行的时期，无论是天主教徒抑或是非天主教徒的活动家和知识分子都以教会为中心凝聚在一起，教堂成为了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活动的隐蔽所，教会又一次成为了“自由”的象征，并树立了波兰国内唯一合法的权威团体的形象。

^① 高德平：《列国志——波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18 页。

^② 黄宏，谷松主编：《东欧剧变和执政党建设》，北京：红旗出版社，1991 年，第 82 页。

2.3 胜利与垮台

80年代的波兰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考虑到波兰的宗教传统，仍然决定坚持政教分离原则，保持国家的世俗性，在处理政教关系时，坚持“凡凯撒的，归凯撒；凡上帝的，归上帝”的原则。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波兰教会势力进一步扩大，并逐渐发展成为国内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此期间，天主教会一直以“中间人”的身份作为“第三种合法力量”游走在政府和当时波兰主要反政府团体——团结工会之间，一方面支持团结工会的“合法斗争”，另一方面又适时地提醒政府“注意每一项不慎步骤造成的严重后果”。^①

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早先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过分依赖教会的作用，每当国内发生重大事件时都希望借助教会的权威去平息纷争，因而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日渐下降，而教会却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80年代以来，若望·保禄二世竭力加强了与苏联的联系和对东欧国家神职机构的控制，任命了一些持反政府态度的神职人员为主教。如1983年，若望·保禄二世任命波兰大主教约瑟夫·格莱姆普（Joseph Grimpe）为红衣主教。由于天主教势力的逐渐增大，政府迫于压力与教会达成了默契，又不得不与教会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如，1980年当局政府批准了教会建立一批新教堂的申请；允许教会在教堂院墙内从事任何活动，包括反政府宣传，政府都不得加以干涉，军警也不得进入教堂院墙。^②1984年波兰宗教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Religious Denomination）发布报告称，当时的教堂以及传教士的数量已经达到波兰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两倍。

这一时期的波兰教会在政治领域已经成功站稳脚跟，成为政坛上不容忽视的力量。^③此时波兰国内共有30多个教会，以天主教会的规模为最。天主教会有27个教区，下设8877个中小教区，10675座教堂、3378座修道院和4439座祈祷场所；有4名红衣主教和26名大主教、22040名神父、38964名修士和修女；有3座高等学府和46所中、初级

^① 高德平：《列国志——波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② 黄宏，谷松主编：《东欧剧变和执政党建设》，北京：红旗出版社，1991年，第82页。

^③ R. C. Moniticone,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ommunist Poland 1945-198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99.

天主教学校；出版 35 种刊物。^①而从 1980 年 9 月 24 日起，波兰电视台每周日都会转播华沙圣十字教堂的弥撒。波兰人民军允许配备随军神父和军人教堂，波兰统一工人党也允许教徒入党，教徒党员人数一度达到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②

1989 年 4 月 5 日，当时的国家副主席 Kazimierz Barcikowski 和波兰克拉科夫大教区主教 Franciszek Macharski 共同管理的圣公会-政府联合委员会草签了一份名为《关于波兰人民共和国对天主教态度》(Concerning the State's Attitude to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Polish People's Republic) 的文件。这份文件在早先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并且也得到了第 233 届波兰天主教全体代表大会的认可。这份文件基本保留了波兰前流亡政府与教会签订的《1925 年协议》(Concordat of 1925) 的主要内容，保证教会的组织独立、教会内部自治，确保自由的社会功能，包括医疗、教育和媒体机构独立运作。第二天，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与瓦文萨的圆桌会议上签订了《圆桌会议公报》，宣告波兰开始进行法律体制重建、工会多元化和政治体制改革，为波兰自二战之后第一次半民主化选举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教会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既充当了政府与团结工会之间的纽带，同时也积极参与了圆桌谈判的全过程，甚至也与双方协商并签订协议。

政府非常渴望得到教会和人民对于新政策的支持，如果不正常化政教关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新政策便难以顺利实施。这份《关于波兰人民共和国对天主教态度》草案的立法流程以及与教会高层协商的过程就如同草案本身一样，清楚地表明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对于教会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地转变。1989 年 4 月 26 日时任总理拉克斯基 (Mieczyslaw Rakowski) 在国会上通过了该草案。作为政府的首脑，他承认为难教会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同时强调新法律将会揭开波兰历史的新篇章。波兰统一工人党由此开展了对过往政策的反省与自我批评，并作出总结，重新确立了处理政教关系的新标准。这份法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使教会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中的权威合法化，同时也给波兰政府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等主要领域的多元化进程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制度，至今仍然受用。

1989 年 5 月 17 日，波兰政权更替前夕，波兰国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关于正常化政教关系的法规。《良知和信条自由法规》(The Statute on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① 高德平：《列国志——波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18 页。

^② 高德平：《列国志——波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18 页。

Creed) 保证宗教信仰者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和参加宗教庆典活动的权利不受干涉。《教士的社会保障法》(The Statute on Social Insurance of Clergyman) 保证教士也能享受国家公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规范教会管理的法规是《国家与天主教关系法》(The Statute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Church)。该法规明确确立了天主教会在波兰的合法地位, 保证教会在国家内享有自治权限, 包括独立决定教会的机构设置及人员任免; 豁免教会的多项纳税义务, 其中包括减免财产税。另外, 该法律制定了国家逐步将没收的教会财产归还的计划。以上这些法规在如今的波兰仍然有效, 足见天主教在波兰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剧变以来, 教会的活动更加活跃与自由。波兰人对宗教的笃信和天主教徒对教宗的热诚有增无减。天主教会能在如此动荡的社会主义时期存活下来, 不仅因为它是波兰社会的道德权威, 同时也是因为它是当时波兰国内除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之外最有实力的组织。随着不断从已经失去合法地位的统一工人党手中取回特权, 教会开始了更大范围地扩张以确保它在即将建立的新民主社会中的特权地位不受侵犯。教会尝试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政治参与, 建立自身的属于教会的民主观, 试图将自己转型为新社会下的主要力量。

第三章 东欧剧变后的波兰政府与天主教会

东欧剧变期间，教会肩负起了共产主义政府和团结工会之间沟通纽带的作用，同时扮演了波兰实际意义上的政府角色。毫无疑问，教会在这个时期俨然已经是一个带有浓重色彩的政治团体。借助于它在民众心目中的声望，教会的影响力扩散到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宗教教育和堕胎问题这两个教会政治历程上最为重要的议题被提上了讨论的日程，同时这也意味着教会正在逐渐偏离波兰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教会的这些行为引起了波兰国内的众多争议。与此同时，教会开始涉及政治和公共管理领域的竞选活动，包括经常公开性地表明支持某位候选人，并尝试通过现代多元媒体来宣传自身的价值观和政治主张。波兰教会正一步一步地意欲打造一个以天主教价值观为核心的“上帝之国”，但事实的发展却并未如它所期望的那边，经历了剧变的波兰民众显然变得更独立、更理智，波兰民主进程的道路因此一波三折。

3.1 宗教教育回归

波兰统一工人党下台不到一年，教会就开始对当局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公立学校重新建立宗教教育体系。1990年5月2日，波兰教会发表了一个公报，宣布支持宗教教育重新回归公立学校，并要求政府在宪法和教育法中予以保证。^①公报的最初构想是来自于波兰主教们之间呼吁宗教教育回归公共教育系统的教内通信。主教们表明，支持宗教教育回归教育系统的主要原因是宗教和宗教教育是波兰的历史象征，尤其是在维系波兰的民族认同方面；重建宗教教育体系也是对于之前“极权主义统治”时期所做的错误行为的一种补偿形式，因为他们竟然想要将上帝从波兰人的生命中根除。

面对来自教会的沉重压力，马佐维耶茨基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着手讨论宗教教育

^①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140.

回归教育体系的问题，防止这个问题在民间大范围扩散或者被置于国会讨论。1990年8月，波兰政府成立了一个由政府和主教团共同组成的特殊委员会，专门负责解决公报所提及的宗教教育问题。随后该委员会发表声明，波兰教育部长 Henryk Samsonowicz 签署了《1990/1991 学年宗教教育指南》(The Instruction on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he 1990/1991 School Year)，同意在公立学校和幼儿园重新设立宗教课程。根据《指南》规定，在家长的强烈意愿下，公立学校和幼儿园可以开设宗教课程，但该课程是选修课程，并不计入学生的总体表现考核中。

宗教课程重新进入公立学校教育体系使得大部分波兰人都大吃一惊。国家监察专员 Ewa Letowska 迅速采取行动对出台《宗教教育指南》一事展开调查，为之后的宪法裁判庭做准备。他认为，这个行为是违反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同时也违反了《1961 年教育法案》(The 1961 Statute on Education)^①和《1989 年天主教与国家关系法》和《良知和信条自由法规》。他特别反对重新引入宗教教育，认为这是违反民主原则的，如此重大的决定需要由国会商议才能实施。1991 年 1 月 30 日，宪法裁判庭作出仲裁，认定《宗教教育指南》并未违反政教分离原则以及任何一项法律条款。根据宪法裁判庭的解释，因为宗教教育项目是由教会自身制定的，并且签署的教育法规中的内容并不只涉及宗教，因而国家中立以及世俗的性质并未遭到破坏。^②

1991 年 9 月，紧随教育部长 Henryk Samsonowicz 签署《宗教教育指南》，国会通过了新的《教育法案》，更规范化了公立学校的宗教教育。^③非常有争议的一点是，该法案的前言部分声明，天主教价值观在教育中是应该被尊重的。这一说法实际上潜在破坏了波兰教育的世俗角色，开辟了以宗教影响教育的可能性。该法案中有一条条款甚至赋予了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权力，在特殊时期，教育部长和教会或任一宗教教派都有权决定宗教教育的组织形式。

1992 年 4 月 14 日，波兰新任教育部长安杰伊·斯泰尔马霍夫斯基 (Andzej Stelmachowski) 签署了一份部长令，特别规定了公立学校宗教教育组织形式的细节。^④同时，该部长令规定原先每周一课时的宗教课程增加到每周两课时，并引进了一门新的课

^① 该法案确立了公共教育的世俗性。

^②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143.

^③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144.

^④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145.

程——伦理，可以供那些不想学习宗教课程的学生选择。宗教课和伦理课都是选修课，但是每位家长都必须说明他们不愿为孩子选修另一门课的理由。教育部长称，每位学生根据他们所选的课程——宗教或伦理获得相应的学分，但是这些学分最后不会计入学生的期末总评。尽管这两门课程是选修课，但依然会列在成绩单的第二项内容中，仅次于品德成绩。部长令还允许学生在教室内祈祷和放置十字架等宗教象征标识。对于这一命令，部长解释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将宗教从波兰分离出去，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类能够百分之百脱离宗教。”^①

部长令颁布不久之后，国会对于这份命令的内容掀起了激烈的争论。立法会议员达努塔（Danuta Waniek）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认为这是违反《良知和信条自由法规》和国家政教分离原则的行为。^②根据达努塔的说法，设立宗教课程这件事情应该先在国会讨论，并与修士以及教师们商量之后才能决定。她指控教育部长勾结教会，要将波兰引上宗教国家的道路。反对这一法令的同样还有波兰的某些右翼分子以及天主教会的执事们，但是与达努塔的理由不同，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使波兰年轻人对教会产生逆反心理。^③议员雅努什（Janusz Korwin-Mikke）以瑞典为例，称虽然路德宗成为了瑞典的国教，但是大部分瑞典人是非宗教人士。教育部长斯泰尔马霍夫斯基对此事件的争论作出回应，认为“少数人的权益也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但是不能因为维护少数人的权利而削弱多数人的权益”。^④

1992年8月波兰新任监察专员塔德乌什·兹林斯基（Tadeusz Zielinski）在宪法裁判庭判定结果实施之前对违背政教分离原则的教育部长令采取了一系列行动。^⑤裁判法庭的判决本质上是支持部长令的，唯一质疑的是判决中指出家长必须标明不让孩子学习宗教或者伦理课程的原因，同时判决同意在教室内祈祷以及摆放宗教象征标识。就目前看来，教会在将宗教教育引入公立学校课程这件事情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紧接着，一个新的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协定开始实施，宗教课程引入公立学校这件事情的争论便随之烟消云散了。从当前的形势看来，宗教课程会在教育体系中持续存在很久。

^① J. Hayden, *Poles Apart*, Portland: Irish Academic Press, 1994, pp.169.

^② D. Waniek, *Speech in the Sejm*, 25 April 1992. <http://ks.sejm.gov.pl>, 25 April 1992.

^③ J. Korwin-Mikke, *Speech in the Sejm*, 25 April 1992. <http://ks.sejm.gov.pl>, 25 April 1992.

^④ A. Stelmachowski, *Speech in the Sejm*, 25 April 1992. <http://ks.sejm.gov.pl>, 25 April 1992.

^⑤ K. Daniel, *The church-State Situation in Pola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February, 1995, pp.409.

尽管如此，在公立学校开设宗教课程依然是波兰民主建设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势力的扩张，尤其是天主教价值观在公立学校中的普及，将开始逐渐影响国家的教育体系。一些老师迫于当地传教士的压力开始关闭某些课程，例如性教育。然而，据调查显示，大部分的波兰民众对引进宗教课程持欢迎态度。1995年10月波兰公共意见研究中心（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简称CBOS）的一份调查显示，69%的波兰人赞成在公立学校开设宗教课程，只有31%的人持反对意见。^①因为得到了公众的大力支持，宗教教育很难再回到以前只存在于教会学校的时代了。

3.2 波折的堕胎法案

3.2.1 天主教反对堕胎的神学立场

天主教关于堕胎的神学立场涉及到众多极为重要的神学观点，本文并不准备赘述，只是概括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圣经》、十戒和神父的态度，表明当时波兰天主教对于堕胎问题的基本立场与对该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坚决态度的依据。

首先，《圣经·创世纪》写道：“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创世纪 1:27）这样一句看似简单的话，体现了天主教独特的生命观。根据《创世纪》的描述，世间万物都是天主依着一定的顺序和一定的目的创造出来的，人则是照天主的肖像造的，并且只有当泥做的肉身获得了天主赋予的灵魂的气息时，这个人才算完整。这种基督教式的人类起源说是整个天主教生命观的核心和基础，并且一直影响着教会对生命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天主教确立了三个重要的根本神学思想：（1）胎儿是天主创造并关心的生命；（2）堕胎等同于谋杀；（3）天主必会审判堕胎罪行。^②从这些思想表明，天主教认为，每一个人的出生是天主的创造与恩赐，其他人没有权力更改。因而，梵二会议时就申明：“由妊娠之初，生命即应受到谨慎的保护。堕胎

^① J. Karpinski, *Poles Divided Over Church's Renewed Political Role*, Transition, 2 July 1996, pp.13.

^② 艾立勤：《维护人性的尊严——天主教生命伦理观》，台湾：光启出版社，2011年，第5页。

和杀害婴儿构成滔天的罪行。”^①也是基于以上理由，天主教反对以任何人为的形式干扰受孕，也包含反对一切形式的避孕方式。

其次，十戒中明确指出：“不可杀人。”对于天主教徒而言，当精子和卵子结合的那一刹那，“人”便已经形成，此后对这个受精卵所做的任何有害行动都视为谋杀。

最后，天主教内部的教父和神父们虽然在堕胎问题上仍有争议，但大部分的争议并不存在于是否允许堕胎，而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堕胎。如德尔图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堕胎，但是非以破坏母体中的生命为目的而是出于其他善意的目的而实行的堕胎行为是被允许的。之后的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庇护十二世（Pius XII）和保禄六世（Paul VI）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堕胎。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其《生命的福音》通谕中提出了一种死亡文化，意指以非正当手段致使人（胎儿）的死亡来解决问题的行为，是教会认定的一种“罪的结构”。^②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天主教对于反对堕胎的立场和实践是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是教会的传统，一时之间难以更改，这也就与现代社会日趋多元和开放的思想产生分歧，也是许多天主教国家的内部矛盾之一。

3.2.2 波折的堕胎法案

波兰教会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时期国内存在的最具有社会性和最多争议的问题出现在堕胎上。1956年之后的堕胎法条款中允许妇女在身体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堕胎，而对于当时大部分的妇女来说，堕胎的意义仅仅是控制家庭人口的一种方式。^③对于这个问题，教会以及它的支持者向来持反对意见，但是直到社会主义制度被取代他们才有机会将堕胎问题正式升格为政治问题来讨论。甚至在1989年7月自由选举前夕，波兰天主教教会的代表律师在国会中提出了新的禁止堕胎的法律草案时还是被搁置了。

直到1990年8月，上议院才正式接受了新的禁止堕胎法案。这一次的时间正好是教会成功给政府施压在公立学校设立宗教课程成功之后，教会吸取经验，组建了一个规模

^① 中国主教团秘书处译：《天主教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文献之轮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台北：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出版社，1974年，第261页。

^② 刘绪雷：《天主教的生命观——以堕胎问题为中心》，《理论界》2012年3月，第97页。

^③ M. Fuszara, *Legal Regulation of Abortion in Poland*, *Signs*, 17 January 1991, pp.117-118.

庞大的起草禁止堕胎法案的团队。教会这次突然提出禁止堕胎法案出于一个重要的考量——若望·保禄二世访问波兰，他宣称坚决支持波兰教区的禁止堕胎立法的行动。主教们希望教宗在1991年6月访问波兰期间能给那些支持禁止堕胎立法的民众演说。教区委员会家庭事务所宣称，他们的目标是确立制订一部完全禁止堕胎的法案。在教会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的同时，教士们纷纷到那些身怀六甲并处于困境中的妇女们中间积极布道。^①他们还动员了教会的信众集体签署请愿书反对“谋杀‘潜在’的儿童”，有些地区甚至以不允许参加圣礼变相要挟信众支持该提案。^②

教会反民主表现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是1991年政府发起了关于是否应该禁止堕胎的公民投票，波兰教区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生命的权利是上帝的意志，人从来不具有这项决定权。^③不可否认，教会和其右翼势力如此强烈地反对公民投票是因为他们明白，投票结果产生的同时就意味着支持堕胎一方压倒性的胜利。^④对于教会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基督教国家联盟（Christian National Union 简称 ZChN）的一个官员称：“公民投票表明了公民对某些特定议题的看法。但是，在堕胎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将其视为道德问题。道德问题不是通过‘人’的选择能解决的。上帝是善的，魔鬼是恶的，无论多少人反对结果都一样。”^⑤因为人们坚信教会所处的崇高的道德地位，教会以及它的狂热支持者们成功地阻止了波兰政府想以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堕胎问题的想法。就像宗教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当局政府只能屈从于教会的选择。

在堕胎这个话题持续热烈讨论了三年之后，波兰国会于1993年1月7日通过了《反堕胎法》。^⑥波兰大主教约瑟夫·格伦普（Jozef Glemp）回应，“这只是正确选择的第一步”，^⑦并没有完全符合教会的愿望。该法律并没有彻底禁止堕胎，允许存在以下几种特殊情况：（1）当孕妇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2）当胎儿遭受不可挽救的伤害时；（3）当受孕并非出于孕妇自愿或者乱伦时。任何人在没有经过特定手续批准的情况下堕胎都是违法的，将处以两年以上的监禁。这部法律看起来比教会要求的略为宽松，实际上在执行上却相当严格，每个要求堕胎的孕妇在申请程序过程中都会接受严格的检查。

^① J. Karpinski, *Poles Divided Over Church's Renewed Political Role*, Transition, 2 July 1996, pp.484.

^② J. Hadley, *God's Bullies: Attacks on Abortion*, Feminist Review, vol.48, 1994, pp.98.

^③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108.

^④ J. Hadley, *God's Bullies: Attacks on Abortion*, Feminist Review, vol.48, 1994, pp.167.

^⑤ J. Hadley, *God's Bullies: Attacks on Abortion*, Feminist Review, vol.48, 1994, pp.167-168.

^⑥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111.

^⑦ J. Karpinski, *Poles Divided Over Church's Renewed Political Role*, Transition, 2 July 1996, pp.485.

在这部法律通过之前，孕妇如果想到堕胎需要经过重重关卡才行。因为1992年波兰内科医生协会出台了一条新的医疗道德准则，禁止医生实施堕胎手术，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①因为这条准则牵扯到医生的行医执照，所以大部分医生对于施行堕胎手术都十分谨慎，结果导致大部分医生拒绝在公立医院给孕妇堕胎。这条规定将许多孕妇置于一个非常艰难的状况之下，即使通过了正常的手续获得了堕胎的许可，她们在公立医院却找不到能够施行手术的医生：一名克拉科夫的孕妇尽管持有当地警方证明她是被强暴而怀孕的证明，但是所有公立医院的医生都拒绝给她做堕胎手术。^②

1993年的《反堕胎法》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而教会又获得了一次推广它的伦理观念的绝佳机会。尽管教会对于这部法律并非完全满意，因为它也不赞同那些所谓合法的堕胎行为，即使孕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它并没有继续要求禁止全部的堕胎行为，因为基于近期波兰公共意见研究中心1993年2月的一份民意调查报告显示，58.2%的受访者反对教会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只有33.2%的受访者支持教会的立场。^③

在人们意料之中的是，1993年9月选举时期，那些呼吁放宽堕胎政策的政党获得了国会大部分的席位。民主左派联盟（Democratic Left Alliance，简称SLD）和劳工联盟（Union of Labour，简称UP）尤为支持放松堕胎政策，因而在此次的选举中这两个党派得到了比以往多得多的支持率。所以，1994年夏天国会通过了《堕胎法修正案》，允许妇女在生活环境艰难或者身体状况堪忧的条件下堕胎。^④但是前总统瓦文萨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或组织有谋杀人类生命的权利，特别是已经被证实存在的生命”。^⑤

然而，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并没有告一段落，1996年8月国会又一次通过了一部更为宽松的反堕胎法规。这部法规受到了教会猛烈的抨击，波兰教区秘书处主教塔都兹·皮尔洛尼克（Tadeusz Pieronek）称之为“人道主义的犯罪”。^⑥教宗在给波兰大主教的信中同样表达了他的愤怒：“波兰的教会正处在一个服丧期，因为国会通过了充满罪恶的法

^① J. Karpinski, *Poles Divided Over Church's Renewed Political Role*, *Transition*, 2 July 1996, pp.98.

^② J. Karpinski, *Poles Divided Over Church's Renewed Political Role*, *Transition*, 2 July 1996, pp.99.

^③ J. Bijak, *Rachunek sumienia*, *Polityka*, 20, April 1996, pp 21.

^④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114.

^⑤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114.

^⑥ *New Law, Old Debate*, *Warsaw Voice*, <http://www.warsawvoice.com.pl>, 8 September 1996.

律。”^①主教卡奇米日·雷钱 (kazimierz Ryczan) 的反应则更为激烈和愤怒：“你们这些人没有资格当国会议员，我为给你们生命的母亲歌颂，尽管如果她们没有生下你们，波兰可能会比现在更好。如果她们那么做了，你们都将不会存在了。”^②于此同时，全国境内的教士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这部宽松的法律的愤怒，有些甚至表达了极端的愤怒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嘲讽。例如，托伦的圣约瑟夫教堂的一个信徒震惊地发现，1996年的圣诞节晚会上，教会托儿所的小朋友表演了一出反对堕胎的舞台剧。

尽管教会反堕胎立场十分坚决，波兰国内政教斗争的形势也愈演愈烈，然而时任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 (Aleksander Kwasniewski) 在1996年11月20日仍旧签署了这一份更为宽松的堕胎法案。^③新法令规定，孕妇如果面临生活困难或者身体健康受到威胁等困境时，可以终止十二周以内的妊娠，但是她们依然需要根据一定的程序提出申请理由，并在政府指导下进行。同时孕妇可以自由选择公立医院或者私立医院进行堕胎手术。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原本堕胎手术是不允许在私立医院进行的。新法令同样包含了关于提升公民相关性知识和避孕工具负担能力的条款。总统呼吁：“国家、教会和社会团体应该共同协作消除那些导致堕胎的因素。”^④

然而，对教会而言，在堕胎问题是难以与任何人或者团体妥协的，即便只是将堕胎作为一种控制人口数量的手段。根据波兰传统母亲的形象，教会认为生育和母性是波兰女性的“神圣使命”，所以教会认为，所有非自然方式控制生育率和以人工方式避免受孕的行为都是罪恶的，即便这些都是可行的。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多的波兰人出现了与教会相左的意见，但是教会的态度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根据1992年波兰公共意见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67.9%的受访者不赞成教会对使用避孕工具的立场，而这一数据在1996年上升到73.3%。^⑤

1996年12月，一群参议员将这部自由堕胎法案送到了宪法仲裁庭，宣称这部法律违反了宪法。^⑥1997年5月28日，宪法仲裁庭废除了其中的五个条款，包括允许妇女有

^① *New Law, Old Debate*, Warsaw Voice, <http://www.warsawvoice.com.pl>, 8 September 1996.

^② *New Law, Old Debate*, Warsaw Voice, <http://www.warsawvoice.com.pl>, 8 September 1996.

^③ *Kwasniewski Signs Liberalized Anti-Abortion Law*, FEIS Daily Report, <http://wnc.fedworld.gov>, 20 November 1996.

^④ *Kwasniewski Signs Liberalized Anti-Abortion Law*, FEIS Daily Report, <http://wnc.fedworld.gov>, 20 November 1996.

^⑤ J. Bijak, *Rachunek sumienia*, Polityka, 20, April 1996, pp.21.

^⑥ K. Montgomery, *Sedziowie o aborcji*, Gazeta Wyborcza, 30 May 1997.

权因物质条件或者个人原因堕胎的条款。^①仲裁庭的决定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主教皮尔洛尼克（Tadeusz Pieronek）宣称这项决定使他觉得生活在波兰更安全了。1997年12月17日新组的国会以71票的优势接受了仲裁庭的裁决，重新确立1993年严格的堕胎法案的地位。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不仅是因为人们还在为此事争论，更是因为教会并没有放弃完全禁止堕胎的想法。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让我们不禁怀疑，在短期内教会是否会为了在堕胎政策上的民主选择而反对民主投票，并呼吁他的神职人员将这种意识传播出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堕胎问题争论的持续会将波兰人分为两个阵营，教会会在接来下来的争议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3.3 选举中的教会因素

波兰教会渴望以自身的视角和理念重塑波兰人的民主观念，这种表现在波兰的选举中尤为突出。在1989年6月的自由选举过程中，教会的活跃性和话语权得到了充分的体现。^②大部分的教区都转变成了团结工会的参选大本营，一些传教士变成了反对党的候选人。这些参与其中的教会的主要功能是向教区的民众宣传反对党候选人并说明选他的理由。毫无疑问，传教士们成为了独立候选人们的说客。然而，最令人意外的是，教会参与的这个特殊阵营赢得了波兰民众的一致支持。波兰司法部长柯维认为，此次选举是为了反对独裁而进行的民意表决，教会的参与被定义为道德范畴，而非政治范畴。^③因为教会是处于反对社会主义政权中心的位置，即使它参与了第一次的竞选，在民众心目中也是可以被宽恕的。虽然，有一些小天主教团体在约瑟夫·格伦普枢机的支持下表示反对支持团结工会，但是通常情况下，教会是支持所有反对派候选人的。^④

1990年波兰总统大选时期，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作为天主教会两大重要支持者都参加了竞选，而波兰教会官方则宣称保持中立。^⑤马佐维耶茨基没有瓦文萨那么受教会欢

^① K. Montgomery, *Sędziowie o aborcji*, Gazeta Wyborcza, 30 May 1997.

^②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44-45.

^③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45.

^④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45

^⑤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46.

迎，因为相比瓦文萨，他更偏自由主义。但是波兰教区官方并没有对任何一位候选人表态，只是部分教士以个人名义明确表示支持瓦文萨，并且希望其教区的居民为其投票。因此，尽管官方宣称反对这种行为，教会却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教会的政治参与热情在1991年10月的国会选举中更为高涨。柯维指出，在国会选举期间，许多传教士组织各种活动，并以道德的名义支持右翼政治团体参与竞选。^①教会希望通过支持那些与他们价值观和关注点相同的政党和组织扩大其在波兰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就在这些举动刚刚获得一些成果的时候，波兰教区大主教在选举前一个月发表了他的第一份关于教会政治中立的官方声明：

为了回应时常收到的关于教会干涉政治的指控，我们在这里明确地宣布，波兰教会有义务和权利保护波兰公共生活的天主教价值观，就像其他基于不同信仰的团体所做的一样。我们不会公开表明支持任何一方，我们不发表任何选举前的预测名单，我们可以保证，在教会和教堂中，我们的传教士不能也不允许其他相关人员投入到选举阵营中或者扰乱其他选举人。^②

这个声明表面上表达了教会对选举中立的态度，同时却也暗示着主教们更喜欢那些信奉天主教价值观的候选人。

事实上，1991年国会选举时，教会的立场已经开始偏离了。堕胎问题成为了选举的热点问题，主教们希望所有的天主教徒以候选人对于堕胎问题的看法为标准去评判候选人。^③在投票的前几天，波兰教区发表公报，宣称“只有那些明确支持保护生命，尊重家庭权利，并且关心和尊重波兰和基督教传统的政治团体才值得得到信徒们的授权去建立法律和为公共意志服务”。^④公报的附录是非官方的文档，包含一份政治团体的名单，这些政治团体都是表示支持教会的价值观的。这份名单的复印件遍布于全国的居民手中，地方上的传教士将这份文档作为一份官方的指南教导民众如何投票。个体传教士同样给予了民众相应的指引，其中约瑟夫·米歇尔利克（Jozef Michalik）解释，天主教徒有责任投票给天主教候选人，就像基督教徒投票给基督教徒，穆斯林投票给穆斯林，犹太人

^①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46.

^②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47.

^③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48.

^④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49.

投票给犹太人，共济会徒投票给共济会徒，共产党员投票给共产党员一样。^①甚至到投票当天，即使这与波兰的选举法是违背的，波兰教会在周日的弥撒上仍然积极地为它支持的候选人拉票。

事与愿违，选举的结果大大出乎教会的意料，1991年的国会选举不仅没有使教会的政治影响力扩大，反而导致天主教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加大，也使得民众对教会会成为另一个共产党的担忧逐渐增长。这次选举的结果使教会非常失望，他们大力支持的天主教选举行动党（Catholic Election Action）只有49名候选人进入了国会。相反的，被认为遭受到教士们强烈反对的民主联盟（Democratic Union）候选人获得了62个席位。这是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

教会参加1991年国会选举的决定大大削弱了其在波兰的道德权威地位，之前的政党很少在政治方面受到教会的攻击，但是这次的民主联盟除外。在这次选举中教会过分突出了它的政治统治欲望。^②波兰公共意见研究中心1992年11月的民意调查显示了一个压倒性的结果，近81.3%的受访者反对教会直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

似乎是害怕自身的权威弱化，教会在1993年的国会选举中的表现显得小心翼翼。主教又一次向所有的选民发布了公报，指出虽然教会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政治团体或政治体系，但是因为所肩负的使命，教会有权力也有义务在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发表见解。^③公报同时宣布，主教和教士们不会在公众场合参与任何政治问题的讨论，不为任何官方拉选票，不参与任何选举阵营；取而代之的是，当需要选举代表时，他们会根据教会的价值观对候选人进行道德评价。教会禁止对选民以任何形式的诱导，但是它依然坚称绝对不会支持那些政治策略对波兰民族和基督教道德不利的候选人。这次选举教会没有直接反对改组后的波兰统一工人党，而是间接地提醒选民不要忘记不久之前的痛苦经历。^④

教会这一次的小心翼翼依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结果，波兰民众又一次将前共产党组织选回了权力中心。与教会立场完全不同的政党获得胜利的结果被柯维解读为是对教会自身道德和政治的打击。而主教们在得知选举结果之后表现得异常冷静，表示会尊重选

^①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51.

^②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50.

^③ *Decydować o kształcie dobra wspólnego*, Tygodnik Powszechny, 27 June 1993, pp.13.

^④ *Decydować o kształcie dobra wspólnego*, Tygodnik Powszechny, 27 June 1993, pp.13.

举的结果并会在所有事务中都积极配合，服务大众。^①从主教们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遭受到任何打击，因为他们从没有明确表示过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但是在一些教会的支持者看来，选举的失败应该归咎于教会没有站出来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②

吸取之前的教训之后，1995年的总统大选期间，教会官方一直保持沉默，尽管有一些候选人是一直受到教会欢迎的，如瓦文萨、华尔兹（Hanna Gronkiewicz-Waltz）和奥兹斯基（Jan Olszewski），但是没有任何的官方文件表示教会支持这些候选人。然而，教会发布了两个针对总统选举的公报。在第一个公报中，主教们宣布信众们有义务选举一个观点、价值观和利益都与他们相符的候选人。更重要的是，教会建议它的信徒们不要为曾在社会主义政权统治下任职过的候选人投票。^③主教们的声明直接表明他们反对选举克瓦希涅夫斯基这位前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教会不愿意他成为总统。第二份公报中，主教们的言辞更为犀利，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却明确地表达了拒绝投票给克瓦希涅夫斯基的意思。同时，教会又一次提到了它在选举中中立的立场，称教会不愿意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或者替某些人做决定。^④

教会官方发表的文件非常谨慎地没有明确指出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但是个别主教和传教士却没有那么谨慎。在全国范围内的众多教会中，很多传教士直接呼吁其教区信众投票给某个候选人。^⑤在教会的宣传板上，人们可以看到选举的广告：“信徒们！11月5日我们只为XXX投票！”或者在教堂的门上或者宣传册上会印有宣传标语：“XXX拯救波兰！”在许多学校的宗教课程上，孩子们被教育回家说服父母选举某个特定的候选人可以得到圣父的愉悦。^⑥当选举进行到第二轮只剩下最后两位候选人——瓦文萨和克瓦希涅夫斯基的时候，教士们的参与更肆无忌惮，他们公开声称支持瓦文萨，并且在周日弥撒时为“瓦文萨总统选举胜利”而祈祷。

尽管教会已经倾尽全力，但事情仍然事与愿违。第二轮选举时，克瓦希涅夫斯基获得了51.72%的有效投票，瓦文萨仅获得了48.28%。虽然只是微小的差距，但是克瓦希涅夫斯基的胜利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民主左派联盟在1993年国会选举获胜一样，教会的

^①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53.

^②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54.

^③ Z. Nosowski, *catharsis? Kościół a wybory prezydenckie 1995*, *Wież*, January 1996, pp.61.

^④ Z. Nosowski, *catharsis? Kościół a wybory prezydenckie 1995*, *Wież*, January 1996, pp.61.

^⑤ A. Krzeminski, E. Nowakowska, *Suma po wyborach*, *Polityka*, 2 December 1995, pp.5.

^⑥ A. Krzeminski, E. Nowakowska, *Suma po wyborach*, *Polityka*, 2 December 1995, pp.5.

道德和政治权威又一次受到了打击。教会中的各界人士对于这次选举结果的反应各有不同，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认同教会在此次竞选中是最大的输家。波兰大主教亨瑞克·穆申斯基(Henryk Muszynski)认为，胜利或者失败都不是针对教会而言的，因为教会官方从来没有承认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①另一方面，神父麦克·柴可夫斯基(Michal Czajkowski)认为，教会在此次选举中有所失也有所得，失败的是教会的社会号召力意外地无力，……对于许多人民而言是无效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教会了解了当神权和王权过分接近时需要拉开一些距离。^②神父亨瑞克·詹克沃斯基却显得有点难以接受这个结果，他认为一个天主教国家选举了一名前共产党员为总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③当被问及教会在此次选举中是否感到挫败时，波兰教区秘书处主教皮尔洛尼克回应说，只有当人类失败，或者灾难来临，抑或国家在道德层面作出错误的选择时，教会才会感到失败；如果国家在政治层面作出错误选择，严格来说跟教会是毫不相干的，甚至与教会的信徒都是不相干的。^④

无法否认，教会是这次竞选中的失败者。虽然教会从一开始宣称官方不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但事实上，几乎大部分波兰人都能感觉到教会的支持。波兰公共意见研究中心在1995年9月的民意调查中表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教会支持瓦文萨。^⑤如果非要评论这次选举的结果，可以说克瓦希涅夫斯基的胜利预示着教会权威的弱化，也表明了人们对于波兰教会参与政治活动的不满。1996年另一份调查显示，85.8%的受访者明确反对教会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⑥尽管民众对于教会参政持消极态度，但是教会已经表明它并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角色。为了完成传播福音的使命和尝试影响波兰的民主生态，波兰教会表示他们并不关心公众意见：只有女演员和政客才会寻求大众的支持。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时，教会的行为经常与大众意愿相反，“因为我们不是参加选美比赛的女孩”。^⑦

虽然是这么宣称，但是在之前的选举中得到了许多教训，教会在1997年的国会

^① A. Krzeminski, E. Nowakowska, *Suma po wyborach*, Polityka, 2 December 1995, pp.8.

^② A. Krzeminski, E. Nowakowska, *Suma po wyborach*, Polityka, 2 December 1995, pp.4.

^③ A. Krzeminski, E. Nowakowska, *Suma po wyborach*, Polityka, 2 December 1995, pp.6.

^④ *Church Official Interviewed on Election*, FBIS Daily Report, <http://wnc.fedworld.gov>, 21 November 1995.

^⑤ *Majority: Church Should Stay Away from Politics*, FBIS Daily Report, <http://wnc.fedworld.gov>, 21 September 1995.

^⑥ J. Bijak, *Rachunek sumienia*, Polityka, 20 April 1996, pp.21.

^⑦ *Catholic Church Fears SLD Win in Elections*, <http://wnc.fedworld.gov>, 19 September 1995.

选举时比 1995 总统选举时更加小心地处理立场问题。1997 年 8 月波兰教区发布公报，希望所有的波兰人都参与到 1997 年 9 月 21 日的国会选举中，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教会并不会与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联系到一起。^①同时，主教们声明，他们并不是不关心哪些团体信奉天主教价值观，哪些团体抵制，他们对于民主左派联盟领导的国会所做出的决策非常不满意，他们希望无论哪个政党当选，都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在评论教会官方在此次选举中的谨小慎微的立场时，主教皮尔洛尼克称，这是特殊经验的结晶，这些经验都是来之不易的。作为教会的代表，教士不应该为任何一个政党摇旗呐喊。^②同时，他坚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教会都不会支持一个有野心进行独裁统治的政党。^③然而，他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不属于教会的政党的行为会受到抵制。^④这一次教会的态度使得代表教会的团结选举行动党赢得了 33.83% 的选票，在国会中保留了 201 个席位。^⑤民主左派联盟获得 27.13% 的选票，在国会中保有 164 个席位。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选票，团结选举行动党被迫与自由联盟（Freedom Union）联合执政，虽然这个党派与教会的意见并不总那么一致，不管如何，教会对于此次选举的结果无疑是非常满意的。谈及这个半教会性质的政府时，主教皮尔洛尼克表达了他的期望，团结选举行动党将会保护教会在国会中的利益。^⑥我们不能将团结选举行动党的胜利简单归类到教会谨小慎微的立场上，但是这样的结果将直接导致教会在之后的选举中保持更为中立的立场。同时，基于教会的地位和既得利益，我们也不必惊讶于不管是否得到民众支持，教会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仍将继续扮演着核心领导的角色。

3.4 天主教多元化的宣传

^① 290, *Zebranie Plenarne Episkopatu Polski*, Tygodnik Powszechny, 7 September 1997, pp.2.

^② *Nie wierze w polityke katolicka (interview with Bishop Tadeusz Pieronek)*, Tygodnik Powszechny, 21 September 1997, pp.5.

^③ *Nie wierze w polityke katolicka (interview with Bishop Tadeusz Pieronek)*, Tygodnik Powszechny, 21 September 1997, pp.5.

^④ *Nie wierze w polityke katolicka (interview with Bishop Tadeusz Pieronek)*, Tygodnik Powszechny, 21 September 1997, pp.5.

^⑤ A. Kubik & P. Paccwicz, *Wreszcie Znamy Sejm*, Gazeta Wyborcza, 25 September 1997, pp.1.

^⑥ *Ludzie chcieli zmian (interview with Bishop Tadeusz Pieronek)*, Polityka, 27 September 1997, pp.8.

随着教会与波兰社会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媒体也成为教会参政的一个问题领域。1992年12月,经过激烈的讨论后,国会颁布了广播电视传媒法规(Statute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ing),要求媒体节目尊重天主教价值观。^①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法律对波兰媒体需要建立一整套新的审查制度,因为“天主教价值观”这一标准过于模糊,并且难以表达。对于基督教保守派的成员来说,如波兰众议院副议长、基督教国家联盟的倪秀斯基(Stefan Niesiolowski),这条标准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争议,可以清楚地表示为禁止任何对教会的讽刺以及传播任何直接与性相关的内容,甚至包括避孕套广告。^②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教会以及其保守派支持者曾经多次尝试影响波兰媒体的节目内容。如基督教国家联盟的官员曾施加压力阻止一个波兰摇滚乐团的歌在电台播放,因为这首歌的内容是关于一名传教士酒驾导致车祸的故事。这名官员还尝试要控制波兰晚间播放的电影类型,并成功地阻止了某些电影登上大荧幕。^③教会同时也对波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Council)施加压力。1997年2月,波兰教区代表们拜访了波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要目的是表达他们对于波兰公共电视过度商业化的看法。^④包括主教皮尔洛尼克在内的代表们认为,波兰国内宣传道德和伦理价值的电视节目太少。

对于这些事情,一部分波兰民众认为,这是教会试图强化其价值标准在波兰电视节目审查制度中的影响力,同时也意味着电视节目被划分进入了宗教事务范畴内。根据1996年波兰公共意见研究中心的报告,近50%的受访者接受用这种审查制度来保护信众的宗教感受,而35.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⑤这一次,公众的意见又一次被忽略了,毫无疑问,教会仍然会继续施压给波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保证广播电视节目反映教会予以认可的价值观。

^①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154.

^② J. Hayden, *Poles Apart*. Portland: Irish Academic Press, 1994, pp.174.

^③ J. Hayden, *Poles Apart*. Portland: Irish Academic Press, 1994, pp.171.

^④ *TVP zagraza komercja i politycy*, Rzeczpospolita, <http://www.rzeczpospolita.pl>, 5 February 1997.

^⑤ J. Bijak, *Rachunek sumienia*, Polityka, 20 April 1996, pp.21.

3.5 教会在新民主国家中的定位

从广义上说，教会在社会主义政权中的地位是模糊不清的，直到新政治体系快要建立时才被明确地指出。最早规范波兰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前政权——也就是社会主义政权通过的《1989年天主教会与国家关系法》。该法案保证教会独立于国家之外，包括独立掌握其人员任免的一切事物和各种税务及海关的豁免权。但是，随后的新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协定以及新宪法都进一步巩固并加强了教会在新民主政权内的地位。这个新协定是由苏霍茨卡（Suchocka）政府于1993与教会签订的，准备用来代替《1989年的教会与国家关系法》，但是这个协定一直到1998年1月才正式被波兰国会通过。同样，在经过多年激烈的争论之后，一部全新的波兰宪法正式在1997年4月被国民大会通过，并且在当年5月通过了全民投票。这两份文件共同建立了波兰国内教会与国家的新关系，并且将会对波兰的民主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

3.5.1 政府协定确保教会地位

随着1989年社会主义政体的解体，天主教会上层对新政府开始不断施压要求正常化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尤其是重建国家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第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1989年6月17日波兰恢复了与罗马教廷的全面外交活动。^①波兰与梵蒂冈的外交正常化完成之后，天主教会上层就尤为希望用一个永久性的文件正常化国内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在教会不断施加的压力之下，制定新协定的磋商加快，时任总统苏霍茨卡非常迅速地于1993年6月28日在最终的协定上签字。^②

由于这个协定的签署非常迅速，没有经过任何政治争论，又恰巧是在瓦文萨解散国会之后，不仅是里面的条款，甚至是协定签订的方式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③事实上，苏霍茨卡政府是迫于教会的压力，非常草率地签订了这一协定。教会自身也因为以秘密的方式签订协定而导致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就如柯维所说，教会又一次无视了民众的知情

^①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166.

^②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166.

^③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169.

权。^①毫无疑问，这份协定充满争议，又一次成为了热门的政治话题。

尽管教会热切期望这份文件得到执行，但是一直到四年之后它才被国会和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通过。在对协定的各项条款进行了严格的立法审核之后，民主左派联盟——1993年—1997年的执政党拒绝承认此份协定的有效性。^②1996年，波兰民主左派联盟理事塔杜施·伊文斯基（Tadeusz Iwinski）称，民主左派联盟并不是反对协定本身，反对的是协定的立场。^③最终，民主左派联盟宣布愿意在国会进行第二次讨论，但是要在新宪法进行全民投票之后。^④其实，民主左派联盟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是只有通过了新宪法，国会才会考虑通过这份协定。1997年4月，齐莫舍维奇（Cimoszewicz）政府签署了一份单方面的声明，取消和解释协定中的部分条款，这表明了该届政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态度。^⑤很遗憾，在反对声和支持声的交错中，关于这个协定的问题一直到1997年9月新一届的国会选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批准协定成为了团结选举行动党和自由联盟联合政府的首要任务。团结选举行动党的领导人马里安·科沙克莱夫斯基（Marian Krzaklewski）是教会的绝对拥护者，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这件事提上日程，尽快实现竞选前的承诺。波兰需要这份协定，并且公众的调查表明大部分波兰人支持这份协定，没有任何理由再推迟这件事情。1998年1月8日，国会以273票赞成和161票反对通过了1993年的协定。^⑥同年1月22日，参议院也对国会的这一决定表示支持。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迅速签署了该协定。至此，这部协定的实施重新定义了波兰国内的政教关系。

至少从罗马教廷看来，这份协定的目的是牢固确立教会在波兰社会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众多教会所独有的特权。教会一旦保有了这些特权，就更能巩固其在波兰社会中的地位。事实上，就如丹尼尔指出的那样，波兰这个案例客观上建立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联系，^⑦尽管协议中所包含的某些条款确实是潜在问题，将有可能挑战政教分离的原则。

^①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pp.176.

^② *SLD Deputy Notes Problems with Concordat*, FBIS Daily Report, <http://wnc.fedworld.gov>, 22 July 1996.

^③ *SLD Deputy Notes Problems with Concordat*, FBIS Daily Report, <http://wnc.fedworld.gov>, 22 July 1996.

^④ J. Paradowska, M. Janicki, *Finisz bez mety*, *Polityka*, 19 April 1997, pp.21.

^⑤ *Konkordat: Rząd przyjął deklaracje*, *Rzeczpospolita*, <http://www.rzeczpospolita.pl>, 16 April 1997.

^⑥ M. Lizut, *Konkordat i diabeł*, *Gazeta Wyborcza*, 9 January 1998, pp.1.

^⑦ K. Daniel, *The church-State Situation in Pola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February 1995, pp.410.

首先，协定宣布国家和天主教会彼此在各自领域独立并且自治，但是它并没有提及“分离”。还有类似的条款提到教会和国家将为人类和公共意志的发展共同合作。这种缓和的、友好的政教分离关系确保了教会将会保留其在波兰社会中的特权阶级地位。协定同时将一些国家的义务扩展到教会，如条款规定国家确保向天主教会学校和教育机构提供足够的政府津贴，并由教会自行管理；国家也有义务提供财政支持维护教会的建筑和艺术。①

其次，教会也获得了一个保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公立学校和幼儿园都要组织常规性的宗教教育课程，就像其他课程一样。同时，宗教课程的内容以及所使用的教材都由教会自行决定，无须通过政府任何审核。并且，宗教课程的教师都由教会指派，只是教师的专业资格需要通过政府和教会共同举行常规性的评估审核发放。遇到所有关于宗教课程方面的问题，这些教师只需要向教会负责即可，只要当地的主教允许，他们便可以教授他们想教授的任何宗教课程。

协定中包含的这些条款确保并且加强了教会的特权地位，实质上模糊了政教分离原则的分界线，其中的有些条款甚至是与现行的法律相违背的，这份协定一旦开始实施，就要修改现有的法律。例如，现行的婚姻法为了要与协定中提到“根据教法举行的婚礼具有与政府民政部门审核同样的法律效力”这一条相一致而做出修改。因此，这份协议不仅标志着天主教会地位的提高，同样显示出教会的价值观逐渐成为法律体系价值观基础的一部分。这份协定实际实施后有可能会给波兰的民主制度带来很多问题。

3.5.2 宪法定义政教关系

在波兰的新民主制度中给教会地位正式定义的当属基本法——宪法。这部宪法起草于1989年，草案被最后通过是在1997年4月2日的国民大会，这个过程中政府对教会作出了巨大的让步。毫无意外，这部宪法包容了基督教视角下的民主波兰，确保了天主教会在波兰社会中的特殊地位。1997年5月25日，在一项投票率高达波兰人口42.86%的全民投票中，宪法以微弱优势的票数通过，其中52.71%表示支持而45.89%表示反对。新宪法于1997年10月17日正式实施。

① *The Polish Concordat of 1993, Art. 1, in J. Gruca, Spor o konkordat*. Warsaw: Adam, 1994, pp.66-70.

教会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在此期间所实行的一些法律和政策都暗藏着教会的身影。教会在新的波兰宪法中寻得了—一个稳固的地位，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1996年5月，主教皮尔洛尼克说，教会只是希望这些法律和政策能够尊重波兰传统，尊重教会价值观。^①1997年2月，教会发布了关于宪法的官方声明。首先，主教们要求宪法的前言部分要提及上帝；其次，他们宣称新宪法应保障人类的生存权，从受孕一直到死亡；第三，主教们坚持婚姻必须是也只能是一男一女不同性别的形式；最后，教会宣称宪法必须是波兰民族的写照，这种认同必须包括波兰的历史和文化。^②所以，尽管教会没有明确要求在新宪法中给教会—一个明确的定位，但是新宪法依然反映了天主教价值观，如同教会自身定义的一样。

作为政治妥协的产物，新宪法接纳了许多教会的要求，但是却没有导致波兰转变为教会国家。宪法前言借用了上帝“真善美和公正”的信条，但是同样提及，即使是非信徒，依然可以从别的价值体系中寻找到这些真理。宪法前言同时也提及了波兰民族的天主教传统，但是并没有特别指出天主教或者任一教会的特殊之处。根据宪法第25章规定，波兰是宗教和意识形态中立的国家，国家与所有宗教教派的关系建立在彼此独立和自治的基础上。^③跟协定—样，宪法中并没有特别提及“分离”这个词汇，同样指出国家和所有宗教教派的关系是为人类和公共意志发展共同合作的伙伴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归结出，新宪法提供了一个温和的政教分离体系。这一章还提及波兰共和国与天主教会的关系是建立在罗马教廷与波兰的国际协议和其他国际法律上的，指明了天主教会在波兰是独立的，在波兰社会中明显处于—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宪法第53章保证每一个人拥有自由意志和宗教信仰，允许在学校接受宗教教育，但不能阻止自由意志以及其他宗教信仰，不可以强迫任何人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④最后，就如教会要求的，宪法特别声明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⑤

新宪法并没有赞同教会的所有要求，它没有保证人从受孕到出生生命的合法性，只

^① *Church Official on Concordat, Constitution*, FBIS Daily Report, <http://wnc.fedworld.gov>, 24 May 1996.

^② *Oswiadczenie Rady Stalej Konferencji Episkopatu Polski w sprawie projektu Konstytucji*, *Tygodnik Powszechny*, 23 February 1997, pp.11.

^③ *The Constitution of Republic of Poland, Art25*, <http://www.rzeczpospolita.pl>, 2 April 1997.

^④ *The Constitution of Republic of Poland, Art53*, <http://www.rzeczpospolita.pl>, 2 April 1997.

^⑤ *The Constitution of Republic of Poland, Art18*, <http://www.rzeczpospolita.pl>, 2 April 1997.

声明给予每个生命以合法的保护。^①主教皮尔洛尼克指出，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新宪法对受孕到出生这个阶段的保护不足是这部宪法的一个瑕疵。^②但同时他也指出，新宪法并没有包含让信徒为难的内容，至少教会官方对新宪法采取了一个中立的态度，并没有过多干预宪法的投票过程。甚至在投票前，主教皮尔洛尼克曾发表演说称，尽管教会渴望能够参与宪法的全民投票，但是每一张市民的投票都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教会无关。^③

然而，依然有一些地区教会制作了反对新宪法的宣传单，呼吁市民在全民投票中投反对票。但是教会官方称不对这些宣传单负责。虽然波兰团结选举行动党和波兰重建党（Reconstruction of Poland）明确提出了反对新宪法的主张，但是他们也表示对教会的这些行为不负有任何责任。在评论这些传单时，主教皮尔洛尼克呼吁信徒们不要因为政治目的而利用教会，并且称教会不会追究此事：我们对于这些爱出风头的政客和布道机构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只是将这些宣传单清理并丢弃，这是为那些糟糕的人准备的。^④这样的处理方式明显与教会官方所宣称的中立立场是矛盾的。

随着新宪法的实施，波兰的政教关系逐渐转向稳定，政治方面的争议也逐渐减少。新宪法指出国家并没有国教的角色，这对于那些波兰国内自由民主的支持者是一个好消息，但实际上，新宪法一旦付诸实施，天主教会相对于其他教派而言会拥有一个特权地位，当然这在于如何解释和实践新宪法。就目前的形势看来，我们可以推测，波兰的政教关系将有可能变成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国家之一，如同西班牙。我们可以猜测波兰也会追随西班牙的脚步，走一条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教会与国家相互合作，国家承认天主教会的特殊地位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波兰有可能是另一个西班牙。

^① *The Constitution of Republic of Poland, Art38*, <http://www.rzeczpospolita.pl>, 2 April 1997.

^② *Now Comes the HardPart*, Warsaw Voice, <http://www.warsawvoice.com.pl>, 13 April 1997.

^③ *Now Comes the HardPart*, Warsaw Voice, <http://www.warsawvoice.com.pl>, 13 April 1997.

^④ *Church Official Denies Handing Out Anticonstitutional Items*, FBIS Daily Report, <http://wnc.fedworld.gov>, 28 April 1997.

第四章 变与不变的平衡

4.1 政治力量与教会力量的博弈

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还是在新民主国家时期，虽然教会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地位不同了，但是波兰并没有再回到梵二会议之前那种教会独大的境况中。不论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独掌大权时期还是民主竞选时期，波兰的政党始终都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尽管界限有时候相当模糊。

社会主义时期，教会为了自身的生存与政府合作，从表面上看来，政府的强势压迫教会奄奄一息，但是从现实看来，要靠那些不信仰宗教的唯物主义者治理一个富含宗教文化底蕴的国家和人民是难以为继的，以至于后来波兰政党中有极大一部分党员是天主教信徒。尽管自身的安危不能得到保障，但是教会并没有放弃它在波兰国内的影响力。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一段时间内严格限制了教会的活动，也试图阻止教会在波兰年轻人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些并不能阻止教会对波兰民众甚至对波兰政党的渗透。从发展趋势上来看，要在波兰这个经受了上千年宗教文化熏陶的国家推行无神论，短短几十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1990年1月7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拉科夫斯基也不得不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未能应付时代的挑战，因此不得不宣告解散。^①这几十年来，波兰的宗教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扩大，影响涉及到政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此消彼长，宗教势力的增强无疑显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势力的削弱，尤其是若望·保禄二世登基为教宗并发布第四号“圣谕”以来。他的这一系列行为一方面增强了波兰教会的信心，鼓舞了波兰的信众以及反对党们，尤其是团结工会；另一方面也对波兰的社

^① 黄宏，谷松主编：《东欧剧变与执政党建设》，北京：红旗出版社，1991年，第131页。

会主义政权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瓦文萨在教宗第四次访波时就直言不讳地表示：没有罗马教宗的祈祷和工作，就不会有团结工会，更不会有波兰的“八月”和自由的胜利；自由的波兰是教宗亲手播下的种子结出的果实。^①可以说，教会在团结工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充当了急先锋和保护伞的作用。教会从来没有放弃过它在政治方面的诉求，即使自身能力不足，他也有足够的力量培育出一股能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向抗衡的力量。

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变更为波兰共和国时，波兰共产党正式退出了波兰的政治舞台，这对于教会是一个极好的消息。失去了与之对抗的力量，教会的重心也转移到对波兰国家的控制上。天主教会咄咄逼人的政治景观似乎是波兰独有的，而且这与在共产党政权时期的政治生态是截然不同。虽然教会遭受到波兰统一工人党控制的政府的严格限制，但是因为在波兰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无论是政府还是波兰人都无法否认和抵制教会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前总理马佐维耶茨基在执政时也提出要慎重对待基督教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虽然是教会将团结工会推上了政治舞台，将瓦文萨扶上了总统的宝座，但在一个新的多元文化的民主波兰中，教会并没有想象中的“一言九鼎”。教会企图用天主教价值观重塑波兰，让波兰民众接受天主教在公共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如在宗教教育、堕胎、选举等问题上的意见，波兰民众不但没有欣然接受，甚至反对之声日趋壮大，甚至在有的时候，民众更加支持民主左派联盟党——这个由波兰统一工人党改组而成的政党。似乎波兰民众更愿意接受一个只在上帝怀抱中的教会，而不愿意拥戴一个摆布皇帝的教会。教会我行我素的态度和不轻言放弃的决心难以博得波兰民众的心，政治力量并没有预想的那样容易掌控。

4.2 宗教政策的反思

波兰政治的转变过程中掺杂着教会在政治和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和干涉。在保住道德

^① 黄宏，谷松主编：《东欧剧变与执政党的建设》，北京：红旗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权威地位的同时，教会希望在新的民主国家中的各个领域都占主导地位。鉴于教会在波兰参与公共事务这一行为具有很长的历史，对于教会想要在新民主波兰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决断的想法一点都不用感到奇怪。最主要的问题是教会想要让它的政治参与制度化，不仅要所有波兰人包括非信徒都接受其价值体系，并且妄想根据其自身的利益重塑波兰的民主政治生态。

最基本的改变领域是在宗教教育和堕胎问题上，最后的结果都是教会直接对新民主国家政府施压让其代表教会的理念。就如我们之前讨论的一样，许多重要的改变都是快速地、隐秘地发生着，而教会也卷入了公共事务和政治的对立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名义上的天主教大部分信徒支持和推行天主教价值体系，在实际中却是与大部分波兰人的意见相反的。波兰公共意见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大部分波兰人在离婚、堕胎、人口控制和婚前性行为方面的观点都是与教会矛盾的。似乎在波兰，只要是教会没有办法达成的目的最后都会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实行。

尽管在争取民主的道路上教会充当了领导者，但是教会明显没有准备好成为接下来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领导者。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波兰显然不再需要一个与“官方”争锋相对的势力或者政治中介。出乎教会意料的是，波兰的新民主社会是一个多元的民主环境，天主教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和合法组织了。教会不得不接受整个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以堕胎为例，教会坚决反对对这个问题进行民主投票，但是它还是不得不接受国会关于反对堕胎法案的决定。因此，教会所支持的民主是能够保证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为它的利益服务的民主制度。

就教会的角度而言，波兰应该被定位为具有民主形式基督教内涵的国家。但是如今波兰的多元生态和民主体系的内涵并不是天主教价值体系，教会很快就意识到新的波兰民主制度的内涵并不是与天主教这个模具完美契合的。结果，教会深深地陷入到反对新民主的泥沼之中。教会对现有模式、多元文化和民主国家观念的敌视被很多教会内的上层视为民主波兰的“内战”。神父麦克·柴可夫斯基认为，这是一种尝试，尝试恢复战争前的生活模式，忘记波兰已经发生的改变，世界发生的改变和教会发生的改变。^①然而，对内战模式的回归同时也意味着退回到梵二会议之前，也就是回归到那个民族主义盛行的狭隘的天主教社会，天主教认同凌驾于一切之上，教会是整个社会权威的过去。

^① S. Grabska, *Czy polsce grozi teokracja?* *Wież*, November/December 1990, pp.9.

虽然波兰教区官方否认支持波兰的内战模式，但是仍有部分传教士表现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天主教倾向，来自格丹斯克的一位神父亨利·杰克斯基（Henry Jankowski）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每周的布道词充斥着民族主义和反闪米特人的论调。1995年的复活节，他在教堂内放置了一口棺材，棺材上雕刻了他认为在过去的五十年波兰遭受的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的象征符号。^①这些符合其中包括了纳粹的卐花纹、共产党的锤子和镰刀，甚至是以自由民主著称的自由联盟的标志。在评论这口棺材时，杰克斯基称，他并没有将犹太人的六芒星放置其中，因为它已经深植于其他两个标志中。1996年，在谈及波兰总理为1946年凯尔采大屠杀（Kielce Pogrom）向犹太人道歉一事时，杰克斯基称，向犹太人道歉是对波兰民族的侮辱。^②像杰克斯基这样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反闪米特人者在教会中不在少数，如果回到波兰的内战模式，他们很可能将波兰塑造成为一个难以想象的如同他们那样狭隘的天主教国家。

教会并不是政党，并且在它的各个阶层都存在着更多更宽容的人士。神父约瑟夫·蒂什纳（Jozef Tischner）就是一个宽容开放的天主教主义者的典型，他拒绝接受任何创建宗教国家的尝试。蒂什纳希望教会能够接受波兰的新民主制度，即便它的内涵并不是教会所希望的那样：我希望教会做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开始接受这个国家，即便它实际上并不是教会期望的那样，甚至它不信奉基督教。^③同时蒂什纳也不愿意教会过多地卷入到政治斗争替代政党的权利。他认为教会通过特权获得政治权利并以此干预大部分波兰人生活的行为与之前共产党政权所做的行为没有差别。他乐观地认为，教会最终会在新的波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波兰将会变成一个自由的国度。

这种宗教私有化的观点在波兰正在悄然兴起并逐渐蔓延。伴随着欧洲整体的世俗化，波兰的世俗化也是在所难免，只是因为教会本身在波兰的历史地位、社会控制力与共产党的斗争而被延后了。一旦波兰教会成为一个类似于政治机构的组织，并宣称为社会的民主和自由而斗争，实际上会间接导致波兰世俗化的加速。波兰的例子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那些定期参加弥撒的民众更多地关注点放在了政治发展状况上而不是宗教功课上。更重要的是，这些民众能在教会中听到他们想听到的所有与政治有关的事情。相反，当教会提高了社会参与度与政治参与度，从而忽略了它的道德和精神活动时，它

^① *The Golem of Gdansk*, Warsaw Voice, <http://www.warsawvoice.com.pl>, 11 August 1996.

^② *The Golem of Gdansk*, Warsaw Voice, <http://www.warsawvoice.com.pl>, 11 August 1996.

^③ J. Hayden, *Poles Apart*. Portland: Irish Academic Press, 1994, pp.165.

的信众就会相对减少。

教会在波兰社会中的地位也不是一直那么稳固的,尤其是在政权交替时期更为明显。但是波兰的世俗化并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政权引起的,其中还包括许多其他的因素,比如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高等教育的普及,多元文化的兴盛,当然也包括国家角色的转换。

从波兰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什么社会状况下,波兰的教会基本保持独立的状态。一旦波兰政权受到批评或者不再是独立的民主机构,波兰的民众就会自发地聚集到教会周围,教会的地位也会由此上升。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民主国家地位的合法化增长会引起教会社会地位的降低。

波兰教会的社会地位体现在它的政治干预度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会所接受的或想要极力促成的政治行为;另一方面是教会希望极大限制的政治行为。波兰人相信一个成功的民主社会一定是政教严格分离,教会的行为都是去政治化的。为什么波兰人会这样认为呢?这主要从政府和法律的角度来分析。首先,天主教或者任何典型模式下所谓的自由和纯粹的民主,只是从表面看,都是与政府与法律这两者相矛盾的。政府和法律的民主概念是建立在自由的价值观上,这种价值观表明拒绝任何形式的集权统治。在民主中只有一个政治力量,那就是社会整体或者由大多数人支持的社会。根据民主规则,社会独立决定它的政治机构和法律规则。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法律和政治机构是来源于最底层的,根据那些服从国家权威的人的意愿组建的。对于天主教而言则是相反的,政府和法律的合法地位明确被定义为超自然的价值观,是附属于至高无上的上帝。根据教会的说法,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是普世的,因而是接受民主规则的协商和评判的。天主教坚持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必须要无条件接受并且成为主流观点。这与自由的价值观是矛盾的,是不能被一个认为是纯粹民主的社会所接受的。

关于是否在公立学校引进宗教课程的问题引发如此强烈的争论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宗教课程本身,而在于是由谁提出这个问题。这本身是一个非常低等级的法律权限,只是因为教育部长迫于教会的压力所颁发的法令,但这个法令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竟然牵扯到宪法层面,尽管宪法对于政教分离原则的表述也不是很清楚明白。态势的发展预示着波兰社会急需建立一个完全民主自由的法律体系,所有的立法应该只以宪法为依据。

从 1989 年 6 月 4 日之后通过的波兰法律来看，波兰的政教关系似乎并未确定，但是从目前的状况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垮台来看，社会是支持政教分离的，并且国家和教会都应该明白政教分离之后，宗教并不会减弱。

过犹不及确是真理。在政治与教会的博弈中，民众始终站在弱者这一边，似乎民众才是那个最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的力量，不论政治力量与宗教力量如何改变，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真正能不变的还是民众的支持。

结 语

随着新民主的发展，波兰的政教关系可以按照以下三种模式发展：1、他可以成为一个政教完全分离的国家，像美国一样。如果这样，波兰社会的世俗化和私有化将会迅猛发展，同时这个状况会遭到波兰教会和保守派政党的强烈反对。2、它可以走一条宗教国家的道路，教会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对整个波兰人民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不论民众是否信教。3、可以追随西班牙的脚步，走一条相对友善的政教分离道路，在社会中给天主教预留一个特别的位置。

波兰极有可能走第三条道路，教会和国家都在各自领域相对独立和自治，但在特定条件下相互开展亲密合作。我们可以设想，在不久的将来，教会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对政府的作为会逐渐变得不那么争锋相对，并在波兰民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但是无论如何，教会不会放弃它的政治诉求。尽管教会官方称并没有将波兰变成一个教会国家的意愿，但它总是试图根据自己的视角来塑造波兰社会：如果人们想要另外一种政治或者经济制度，这与我们的观点是契合的。我们尊重现在的制度，但并不表示我们会一直保持沉默。^①

波兰的政教关系依然处于塑形阶段，新民主国家时代的波兰正在教会和波兰的民主势力的张力作用下逐渐成型。从波兰的新宪法和与教会签订的新协议看来，波兰的政教关系会越来越稳定，同时，教会与国家中的民主势力都不可能完全消失。教会也许会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对波兰的民主制度继续施压，无论最后能否迫使政府就范或者被多元文化所压制，教会的使命必然会成为波兰民主制度的威胁，因为教会要求的一个纯粹的世界是一个完全极权主义的世界。^②教会是否会接受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多元文化和民主的社会仍然是一个问题。

^① *Catholic Church Fears SLD Win in Elections*, <http://wnc.fedworld.gov>, 19 September 1995.

^② A. Michnik, *Miedzy panem a plebanem*, Krakow: ZNAK, 1995, pp.655.

参考文献

(一) 专著

- [1]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编:《国外宗教法规汇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 [2] 《世界知识年鉴(2001/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 [3] 吕大吉:《宗教学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 [4] 高德平主编:《列国志——波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 [5] 张文武,赵乃斌,孙祖荫主编:《东欧概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6] 黄宏,谷松主编:《东欧剧变与执政党建设》,北京:红旗出版社,1991年。
- [7] 徐鹏堂:《嬗变——访谈中国前驻东欧八国大使》,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
- [8] 张伟达:《世界现代后期宗教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
- [9] 任杰:《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 [10] 赵匡为:《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第1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
- [11] 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
- [12] 米·弗·拉科夫斯基:《波兰剧变是怎样发生的》,郭增麟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 [13] 本·福凯斯:《东欧社会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 [14] 洛克:《论宗教宽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 [15] 池田大作, B. 威尔逊:《社会与宗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 [16] 格奥尔格·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第二版)》,曹卫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7] 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 [18] Adam Szostkiewicz, *Religion After Communism: Churches Stumble in East Europe*, Commonweal Foundation, 1999.
- [19] James G. Kella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Updated, St. Martin's Press, 1998.
- [20] Krystyna Daniel, *The church-State Situation in Pola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February 1995.
- [21] Bogdan Szajkowski, *Next to God—Poland: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Poland*,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3.
- [22] R. C. Moniticone,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ommunist Poland 1945-198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3] Jarosław Gowin, *Kościół po komunizmie*. Warszawa: Fundacja im. Stefana Batorego, 1995.
- [24] J. Hayden, *Poles Apart. Portland*, Irish Academic Press, 1994.
- [25] A. Michnik, *Miedzy panem a plebanem*, Krakow: ZNAK, 1995.

(二) 期刊论文

- [1]叶小文:《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首都统战之窗,第五期,2004年。
- [2]孔田平:《东欧剧变后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演化》,《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第四期,2003年。
- [3]汪亭友:《波兰剧变的主要原因与历史教训》,《科学社会主义》,第五期,2009年。
- [4]王春永:《俄罗斯政治中的宗教因素》,《今日东欧中亚》,第一期,1999年。
- [5]张金桃:《20世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思潮的经验与教训》,《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一期,2003。
- [6]朱桂英,王伯军:《团结工会的性质及其上台的教训》,《俄罗斯研究》,第五期,1990年。
- [7]符润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丧权原因浅析》,《俄罗斯研究》,第二期,1990。
- [8]田春生:《原苏联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的原因探析》,《东欧中亚研究》,第三期,1997年。
- [9]贺蕊玲:《波兰“共产主义后继党”的发展演变及启示》,《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期,2010年。
- [10]朱晓黎:《浅论宗教组织与社会运动》,《世界宗教文化》,第五期,2010年。
- [11]顾肃:《宗教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反思》,《浙江学刊》,第一期,2009。
- [12]戴继诚:《宗教与国家安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四期,2007年。
- [13]拉斐尔·斯托比斯基:《波兰第三共和国新近历史的研究状况》,陈茂华译,《学术研究》第三期,2010年。
- [14]Mariusz Janicki, *Pro-government Church*, Central European Review, Vol.1, No.25, 13 December 1999.
- [15]Alina Mungiu-Pippidi, *The Ruler and the Patriarch: The Romanian East Orthodox Church in Transition*,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Vol.7, No.2, Spring 1998.
- [16]Zsolt Enyedi, *Finding a New Pattern: Church-State Relation in Post-Communist Hungary*, Contribution for the ECPR 28th Joint Session of Workshops, Copenhagen, 14-19 April 2000.
- [17]Janos Dobszay, *Restoring Church Property Constitutionally*,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Vol.7, No.2, Spring 1998.
- [18]S. Grabska et al., *Czy polsce grozi teokracja?* *Wież*, November/December 1990.
- [19]*Oswiadczenie Rady Stalej Konferencji Episkopatu Polski w sprawie projektu Konstytucji*, Tygodnik Powszechny, 23 February 1997.
- [20]K. Montgomery, *Sedziowie o aborcji*, *Gazeta Wyborcza*, 30 May 1997.
- [21]*Decydowac o ksztalcie dobra wspolnego*, Tygodnik Powszechny, 27 June 1993.
- [22]Z. Nosowski, *catharsis? Kosciol a wybory prezydenckie 1995*, *Wież*, January 1996.
- [23]A. Krzeminski & E. Nowakowska, *Suma po wyborach, polityka*, 2 December 1995.
- [24]*Nie wierze w polityke katolicka (interview with Bishop Tadeusz Pieronek)*, Tygodnik Powszechny, 21 September 1997.
- [25]*Ludzie chcieli zmian (interview with Bishop Tadeusz Pieronek)*, *Polityka*, 27 September 1997.

- [26] J. Karpinski, *Poles Divided Over Church's Renewed Political Role*, Transition, 2 July 1996.
- [27] A. Kubik & P. Paccwicz, *Wreszczie Znamy Sejm*, Gazeta Wyborcza, 25 September 1997
- [28] M. Lizut, *Konkordat i diabel*, Gazeta Wyborcza, 9 January 1998.
- [29] 290, *Zebranie Plenarne Episkopatu Polski*, Tygodnik Powszechny, 7 September 1997.
- [30] J. Paradowska & M. Janicki, *Finisz bez mety*, Polityka, 19 April 1997.
- [31] J. Bijak, *Rachunek sumienia*, Polityka, 20 April, 1996.
- [32] J. Hadley, *God's Bullies: Attacks on Abortion*, Feminist Review, vol.48, 1994.

(三) 网络资料

- [1] 雷丽华：《欧洲宗教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国家宗教事务局网。
<http://www.sara.gov.cn>.
- [2] Lavinia Stan and Lucian Turcescu, *The Romanian Orthodox Church and Post-Communist Democratization*, East European Perspectives, Vol.3, No.4.
<http://www.rferl.org>, 22 February 2001.
- [3] Stelmachowski, *Speech in the Sejm*, <http://ks.sejm.gov.pl>, 25 April 1992.
- [4] Waniek, *Speech in the Sejm*, <http://ks.sejm.gov.pl>, 25 April 1992.
- [5] J. Korwin-Mikke, *Speech in the Sejm*, <http://ks.sejm.gov.pl>, 25 April 1992.
- [6] *New Law, Old Debate*, Warsaw Voice, <http://www.warsawvoice.com.pl>, 8 September 1996.
- [7] *Kwasniewski Signs Liberalized Anti-Abortion Law*, FEIS Daily Report,
<http://wnc.fedworld.gov>, 20 November 1996.
- [8] *Church Official Interviewed on Election*, FBIS Daily Report, <http://wnc.fedworld.gov>,
21 November 1995.
- [9] *Majority: Church Should Stay Away from Politics*, FBIS Daily Report,
<http://wnc.fedworld.gov>, 21 September 1995.
- [10] *Catholic Church Fears SLD Win in Elections*, <http://wnc.fedworld.gov>, 19 September 1995.
- [11] *TVP zagraza komercja i politycy*, Rzeczpospolita, <http://www.rzeczpospolita.pl>, 5 February 1997.
- [12] *SLD Deputy Notes Problems with Concordat*, FBIS Daily Report,
<http://wnc.fedworld.gov>, 22 July 1996.
- [13] *Konkordat: Rząd przyjął deklaracje*, Rzeczpospolita, <http://www.rzeczpospolita.pl>, 16 April 1997.
- [14] *Church Official on Concordat, Constitution*, FBIS Daily Report,
<http://wnc.fedworld.gov>, 24 May 1996.
- [15] *The Constitution of Republic of Poland*, Preamble, <http://www.rzeczpospolita.pl>, 2 April 1997.
- [16] *Now Comes the Hard Part*, Warsaw Voice, <http://www.warsawvoice.com.pl>, 13 April 1997.
- [17] *Church Official Denies Handing Out Anticonstitutional Items*, FBIS Daily Report,
<http://wnc.fedworld.gov>, 28 April 1997.

- [18] *The Golem of Gdansk*, Warsaw Voice, <http://www.warsawvoice.com.pl>, 11 August 1996.
- [19] *Catholic Church Fears SLD Win in Elections*, <http://wnc.fedworld.gov>, 19 September 1995.

(四)其他资料

- [1] *The Polish Concordat of 1993*, Warsaw: Adam, 1994.
- [2] M. Fuszara, *Legal Regulation of Abortion in Poland*, Signs, 17 January 1991.

致 谢

岁月如歌，光阴似箭，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经历了找工作的喧嚣与坎坷，我深深体会到了写作论文时的那份宁静与思考。回首三年的求学历程，对那些引导我、帮助我、激励我的人，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游斌教授，从论文定题到写作定稿，倾注了游老师大量的心血。在我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深深受益于游老师的关心、爱护和谆谆教导。他作为老师，点拨迷津，让人如沐春风；作为长辈，关怀备至，让人感念至深。能师从游老师，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在此谨向游老师表示我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同时，我要感谢所有教导过我、关心过我的老师。特别是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的刘成有教授、何其敏教授、杨桂萍教授、谢路军教授、孙悟湖教授。你们为我的学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你们为人师表的风范令我敬仰，严谨治学的态度令我敬佩。还要感谢感谢包永全老师、萨敏娜老师和哲宗学院的其他各位老师对我的一贯帮助！

感谢一直关心与支持我的同学和朋友们！感谢你们的鼓励和帮助。还要感谢的是我寝室的姐妹以及哲宗学院 2010 级全体研究生同学。三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进步，感谢你们给予我的所有关心和帮助。同窗之谊，我将终生难忘！

在此要感谢我生活学习了七年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母校给了我一个广阔的学习平台，让我不断吸取新知，充实自己。

需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父母。父母的养育之恩无以为报，他们是我十多年求学路上的坚强后盾，在我面临人生选择的迷茫之际，为我排忧解难，他们对我无私的爱与照顾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